



高子遺書卷之七

疏

崇正學闢異說疏



旨允行

萬曆二十年為行人上得

臣惟自古治天下者未有不以教化為先務而教化之汙隆則學術之邪正為之所係非小也是以聖帝明王必務表章正學使天下曉然知所趨截然有所守而後上無異教下無異習道德可一風俗可同賢才出而治化

昌矣。臣見四川僉事張世則一本大畧自謂  
讀大學古本而有悟。知程朱誤人之甚。謂朱  
熹之學專務尚博不能誠意。成宋一代之風  
俗。議論多而成功少。天下卒於委靡而不振  
於是。以所著大學初義上獻。欲施行天下。  
一章句之舊。

臣惟自昔儒者說經不能無異同。而是非不  
容有乖謬。是非謬則萬事謬矣。以程朱大賢  
謂其學曰不能誠意。謂其教曰誤人之甚。是

耶非耶。議之於私家。猶爲一人之偏說。而於  
聖賢無損。鳴之於

大廷。則遂足以亂天下之觀聽。而於世教有害。臣  
有不容已於言者矣。夫自孟子沒而孔子之  
學無傳。千四百年而始有宋儒周惇頤程顥  
程頤張載朱熹得其正傳。而絕學復續。學者  
始知所從入之途。其功罔極矣。然是五賢者  
生於宋而宋不能用其學。之萬一前則章惇  
蔡京之徒斥之爲奸黨。後則韓侂胄之徒斥

之爲僞學貶逐禁錮以迄於亡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神聖作民君師

卽位之初首立太學拜許存仁爲祭酒以司教化

存仁爲先儒許謙之孫謙承朱熹正學而存

仁承

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四書

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天下翕然向

風矣我

成祖文皇帝益章而大之

命儒臣輯五經四書大全而傳註一以濂洛關閩

爲主自漢儒以下取其同而刪其異別以諸

儒之書類爲性理全書同頒布天下永樂二

年饒州儒士朱友季詣

闕獻所著書專詆毀周程張朱之說

上覽而怒曰此儒之賊也

特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令有司聲罪杖遣悉焚

其所著書曰毋誤後人於是邪說屏息吾道

中天矣迨今二百餘年以來庠序之所教

制科之所取一稟於是學者幼而讀之老而不知  
一言爲可用者固多然而真儒如薛瑄胡居  
仁吳與弼陳真晟曹端羅倫莊杲章懋張元  
禎陳茂烈蔡清陳獻章王守仁諸人彬彬盛  
矣至一代之風俗上有紀綱下重名節當變  
故之秋率多仗義死節之士值權奸之際不  
乏敢言直諫之臣賢士大夫之公評士庶之  
清議是非井然一有不當於人心羣起而議  
其後故至於今上下相維持非

祖宗教育之明驗與不意今日乃有如世則肆然  
斥之曰誤人曰不誠欲變

祖宗表章之至意率天下而盡背之也卽世則所  
論程朱之學亦可謂不得其門者矣夫程朱  
之學其始終條理之全下學上達之妙固未  
易言語形容然其大要則不出涵養用敬進  
學在致知二語此非程朱之教也孔子之教  
也故窮理卽博文之謂也居敬卽約禮之謂  
也非孔子之教也堯舜之教也故博文卽惟

精之謂也。約禮卽惟一之謂也。二者合一竝  
進而主敬爲本。故理日明。瑩則心日靜。虛動  
直而初非溺於詞章。心益定。靜則理益資。深  
逢原而初不流於空寂。此聖學所以允執其  
中也。至大學一書。程子所揭爲初學入德之  
門。而章句之作。則朱子所爲。一生竭盡精力  
之筆。後人學未造其域。豈容輕議。況古書皆  
有錯簡古本。安可盡信。世則之言誠意是矣。  
豈諸儒獨不教人誠意乎。誠者聖人之本學。

之所以成始成終功先格致正所以誠正也  
意有不誠心有不正卽非所以爲格致也。若  
夫溺於記誦徇外忘本。此俗學所以爲陋。豈  
大學格致之教哉。夫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闡  
明。殆盡學孔子而必繇程朱。正如入室而必  
繇戶。世之學者誠能虚心涵詠切已體察毋  
務新奇而先以一已之私意主張於前。毋務  
立說而取聖賢之言矯揉爲已之用。循循焉  
以周程張朱爲四書之階梯。以四書爲五經

之階梯自得之而道可幾矣故善學者默而  
識之不言而信述而不作心逸日休況今天  
下不患無論說而患無躬行就聖賢已明之  
道誠心而力行則事半而功倍矣何必嘵嘵  
焉必務自私用智欲伸其一已之說爲也世  
則又以宋之不振歸舊於諸儒之學噫是何  
言也人主不能用其道雖以孔子之聖生於  
魯而不能救魯之衰微何疑於諸儒宋之亡  
也繇前而言則壞於新法繇後而言則壞於

和議。今不咎王安石呂惠卿蔡京章惇黃潛  
善江伯彥秦檜韓侂胄之徒而咎諸儒之學。  
何心哉。夫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者非言者  
之罪而用言者之罪也。自古芻蕘獻說工瞽  
陳規其議論豈不至多然而上之人善於用  
中則片言可折而盈庭可廢天下見事功之  
實而不見議論之虛上之人漫無可否則人  
持所見而邪正雜陳徒滋耳目之煩無補經  
綸之實耳豈以人人緘默而後爲盛世乎世

則又謂

本朝持衡國是者無決斷之勇分猷庶職者有模稜之風庠序無真才實學之士

朝廷鮮實心任事之臣此信有之正不學之故也奈何反以咎程朱之學也抑臣有深憂焉自世廟以前雖有訓詁詞章之習而天下多實學自穆廟以來率多玲瓏虛幻之談而弊不知所終笑宋儒之拙而規矩繩墨脫落無存以頓悟爲工而巧變圓融不可方物故今高明之士半

已爲佛老之徒然猶知儒之爲尊必藉假儒文釋援釋入儒者內有秉彝之良外有惟皇之制也而其隱衷真志則皆借孔孟爲文飾與程朱爲仇敵矣故今日對病之藥正在扶植程朱之學深嚴二氏之防而後孔孟之學明使世則之言一昌天下之棄其仇敵也不啻芻狗焉於是人人自騁其私滯詞充塞正路

綦蕪將

列宗之教蕩然掃地矣伏願

陛下皇建有極端本化人

身體孔孟之微言首崇程朱之正學必親經書以窮理必收放心以居敬朝乾夕惕省察克治思天之所與人而人之所受於天惟有仁義禮智四者

人君爲天之子必克完天之賦予而後永膺天之眷命一念之發一事之動審其果合於仁合於義合於禮合於智則務擴而充之力而行

之審其有不合者則務遏而勿思禁而勿行如是日新又新純爲天德則萬化之源清萬幾次第畢舉

聖王之精神一奮天下之意氣維新矣於是體

二祖之心振正學於陵夷廢墜之餘明

詔中四書五經不讀而不得浸淫於佛老之

說洛關閩之學不講而不得淆亂以新

奇之談學無分門士無異習人心貞一教化大同如是而人才不出政治不隆者從古以

來未之有也臣入仕之初適見世則之疏不勝私憂隱慮遂有此論辨或曰四方多事何暇爲此清談臣謂不然此天下之大本古今之命脈危微之別毫釐千里之差千聖兢兢於此而可以細故視之哉故不避僭越之嫌迂濶之誚冒昧上陳伏乞

聖明採擇

今日第一要務疏

萬曆二十年爲行人上

雷中

帝眷臣觀今天下事勢岌岌矣賊虜旣爲門庭之寇而倭奴復爲堂奧之災人情詢詢識者寒心所幸者紀綱未盡壞人心尚在離合之間誠得其要而圖之則天心感格民心悅懌元氣一復神氣卽振而天下可措於泰山之安故不敢瑣聒特揭其至要者二端上

聞一曰天下之大本臣聞天下之事有本有末入故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所謂天下之本者何

高子遺書 卷之七 九 三十九  
陛下之心是也。而實與爲心。所謂天下之本。皆  
人君之心。與天爲一。呼吸相通。一念而善。天以善  
應之。一念不善。天以不善應之。如影之隨形。  
纖悉不爽。是以古之聖王。終日乾乾。操持此  
心。以對越在天。故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  
天曰旦。及爾游衍。蓋自朝及夕。出往游衍。無  
息不與天相對。故天理流行。人欲屏息。而能  
常凝。對越於身。以享與之。又人謂所謂  
帝眷於無聲無臭之表。然人心至活。倏忽之間。起

滅萬狀。未有所事事。而能懸空守之者。故  
必觀經書。以求聖賢存心養性之道。或觀史  
鑑。以求古今治亂興亡之原。君子小人立心  
行事之別。又必時

召侍臣相與講說討論。以求治國平天下之要。如  
是則一日之間。此心常止於義理。人欲不得  
而乘之。心有所止。則靜心靜。則氣和。氣和則  
喜怒皆中節。而刑罰不過其則。所謂

聖心沖然和平。而外天

聖體泰然安舒而後天地之和應之七政循軌雨  
暘時若萬物茂盛百姓阜成所謂篤恭而天  
下平蓋自然之實理也我

太祖高皇帝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  
爲難

成祖文皇帝曰人君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則  
欲必勝理朕每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  
切要此

二祖所以遠紹堯舜精一之傳而

聖子

神孫所當萬世佩服者也臣少伏草茅側聞

陛下憂天時亢旱布袍步行禱雨

陛下此心何心也畏天命悲人窮惻然不能自寧  
故屈

萬乘之尊爲步行之勞而不憚也然而靈雨隨車  
天心格矣當其時臣見雖山童田叟莫不舉  
手加額歡欣鼓舞謂

聖天子舉動爲萬代瞻仰是人心格矣

陛下一舉而天人交格如此孰謂蒼蒼者不可知  
而林林總總者不易化乎伏願

陛下常提此心保而勿失擴而充之每事皆然  
陛下今日如此卽今日之堯舜也明日如此卽明  
日之堯舜也堯舜之道至易至簡言之似迂  
濶而行之實無難故雖爲山九仞苟一念怠  
荒卽前功盡棄也雖未覆一簣苟一念精進  
爲之卽是也  
陛下何憚而不爲堯舜使

聖德光於海隅休聲傳於萬世乎此爲天下之大  
本伏惟

聖明留意臣愚不勝惓惓二曰天下之大機臣聞  
天下之事必有其機故事機一握則百年之  
業可底成於一朝兆庶之情能轉移於俄頃  
何則機者神化之樞得其機而化斯神也臣  
觀今日內而百官外而萬姓所引領望於

陛下其最急者曰除刑戮舉朝講用諫臣發  
內帑是四者

陛下爲之易如反掌然而天下臣民所注向忽快  
觀於一朝如飢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飲觀聽  
遽新精神頓聳天下之事無不可爲矣夫

上帝以生物爲心  
天子以天心爲心豈以仁聖如  
陛下而獨不然乎臣固知必左右使令之人儻於  
天威而舉動失措故益動  
天怒而刑責太過耳夫不安則傾人極則變理之  
常也豈以睿知如

陛下不慮此乎臣以爲慮之亦無益也反之固甚  
易也

陛下誠自今日開誠諭之許以更始盡除刑戮將  
見人心悅服皆如再生

聖主推心置人腹而左右傾心戴

一人上下相安永無意外之變豈非挽回

天心奠安

宗社之至計乎是特在

陛下一念轉移間耳所謂舉

朝講

陛下卽未能盡復其舊或五日一舉或十日一舉  
稍省虛文使

聖躬不至厭倦孰曰不宜乎或以午

朝或以晚

朝預爲

傳宣惟

聖意所便孰曰不宜乎或

御便殿時

名輔臣從容咨訪相與經畫天下人心豈不警策  
萬倍乎所謂用諫臣非謂建言諸臣皆君子  
而無小人參於其間也夫天下固有沽名釣  
譽之小人而必無同流合汙之君子故諸臣  
未必皆真而真者出於其中

陛下容吏部從一時之望精人倫之選擢而用之  
豈不彰天地無心之化帝王從諫之美今必  
使秉銓者畏罪不敢推貶謫者以官爲禁錮  
是使賢不肖皆無繇顯見而天下後世謂

聖人之朝以言爲禁如

聖德何夫安居以享榮貴自守以待遷除豈非人情所甚便諸臣明知其不利於已而必慷慨論列者無他其一念忠

君愛國之誠激於中而有不能自己耳爲人子諫於父母逢父母之怒至於笞撻及其事定之後父母未有不思其言而矜其情者臣固知陛下於諸臣必有如父母之於子者矣所謂發內帑臣非欲

陛下盡捐

內庭之積爲天下之用也臣觀古今善理財者無如周公而周官所立泉府謂之曰泉者欲其如泉之流而不滯也記曰有財此有用故財用相因善用之則爲治平之道不用則爲無益之物臣以爲宜許戶部得以通融出入有事則暫借爲邊方之用不致天下急賦歛而激生他變無事則仍補還原數以備不時

天子之需旣明示天下以

高子遺書 卷之七 二十六  
天子無私財而實則府庫之財未有非其財者也  
天下之事可言者不止於是而四者其要機  
伏惟

聖明留意臣愚不勝惓惓以上二者爲今日第一  
要務而

聖心尤爲根本必如是則天心格而天下可無水  
旱之災民心悅而率土益堅尊親之戴

陛下試行臣言將見朞月之間萬事改觀邊方將  
吏勇氣百倍何憂乎么麼之叛賊哉不然則

上下之情日隔天下之心日離臣恐可虞之  
事不獨在叛軍驕虜海島不測之夷而又有  
不可知者矣伏願

陛下擴天覆地載之弘仁垂日照月臨之精鑑慨  
然而

俞之毅然而行之赫傳

聖諭示清秋

朝講之期再下吏戶二部議行臣說使百官萬  
民窮年累月之望一旦易爲歡騰踴躍之情

無論其他卽此中外之人情亦足以感

皇天而不變四海矣

聖明亟垂軫恤疏

天啓元年爲光祿寺寺丞擬因臺臣李公疏

先  
上得  
旨允行遂止

臣三十年前官行人司行人曾於嚴寒見窮

民赤體行乞者不勝怵惕然聞有之而已今

蒙

聖恩擢用載至

隲三十年  
宜有十年  
之苦乃使  
貧民日增  
政事何在

京師則窮民赤體者遍滿街衢矣每近日暮

皇城左右哀號之聲悲慘萬狀臣徃來過之日

不忍視耳不忍聞痛心刺腸眠食俱惡臣日

在東門恭進

陛下膳羞慨然嘆曰滿日窮民不過費

陛下一朝之享而足也昔齊景公嘗天大雨雪景

公衣狐白之裘臨朝而日不寒晏嬰進曰古

之賢君飽而念飢煖而念寒景公悟脫裘發

粟以與飢寒者夫景公一國諸侯能行一善

名昭千古況我

皇上神聖何善不能爲在一舉念間耳景泰中本寺寺丞王鍾奏

東安門外夾道中日有窮民跪拜乞錢四關無處無之遇寒沍必有凍死乞

敕戶部等衙門勘審人給布衣一身米一斗審其原籍有親戚者待明年春暖沿途給與口糧遞送還家其無親戚者在京以沒官房給之仍行天下有司遇有窮民一體矜恤得

旨戶部議行成化時禮部尚書姚夔奏乞

特敕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道途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親隣收管無家者收入養濟院照例給薪米其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和煖量與行糧送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

憲宗可其奏曰無問老幼男女有無家及外來者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養贍無令失所萬曆四十年本寺少卿徐必達疏

丁司空隨地行實事此見一班

內有請恤窮民一款云文王哀先筑獨阿衡  
恥一夫不獲奈何令輦轂下有此邇之不能  
遠於何有又言操臣丁賓署南光祿時清理  
南京飯堂籍闔城飢民姓名逐坊約期給以  
錢米具受實惠况

六飛親御之地何乃獨屯其膏請

敕令各城御史照二臣題准行兵馬司按坊按舖  
備核各飢民給以火烙印牌戶部出米御史  
按牌親給夜則查空閒官房分編字號亦按

牌投宿其法甚善惜此疏畱中不行臣謂此  
一舉也王政所必不容已况

陛下 一元伊始

萬壽方新今萬國執玉九夷貢璞而令赤子寒無  
一縷赤身立骨展轉於塗泥之中叫號於風  
雪之夜豈盛世光景可使四海九州萬目萬  
耳聞且見乎臣隱度之此類窮民多不過千  
餘目前最急者當人與絮衣一身米一斗戶  
工部百孔千瘡之時决不能及此合無於本

苦心設處  
以求必行

寺預借庫銀四百兩倉米一百石且爲千人  
卒歲之計容本寺臣涂喬遷等會同巡視科  
道清查應節省錢糧上請

陛下允行補還此數可以不費

陛下纖毫而增

聖德無量如不以臣言爲謬立發本寺庫銀四百  
兩倉米一百石委本寺堂上官一員督精敏  
署官製衣仍設法隨米給散務令人受實惠  
此係權宜後不可爲例更乞

敕下戶工二部如景泰成化間王鍾姚夔題准事  
例及萬曆間徐必達題請事理立爲可久之  
制其於導和迎祥豈曰小補

破格用人疏

天啓二年爲光祿寺少卿上得  
旨允行

臣觀今日之事大不可測也奴賊長驅與否  
不可測也山海關能堅守與否不可測也各  
邊口保無疎虞與否不可測也西虜保無乘  
虛與否不可測也而我所以備之者泛泛然

日復一日無一可見之實事則有坐待危亡而已非常之時豈當守尋常之格臣以爲宜特設一防禦大臣專理守戰招豪傑如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右侍郎孫承宗其選也臣不識承宗見其言論忠義懇切絕無瞻避詢之賢士大夫皆謂豪傑之士有爲之才又素留心兵事果其用之當以學士兼尚書都御史職銜如在外總督之任於

京師開府行事與部院各位相竝職事相通庶幾行無窒礙更別發帑金數萬令其修舉庶務不至支用各部擔延日月近奉

旨練兵教射之董應舉舊奉

旨製造軍需之李之藻皆當加以職銜協佐承宗此要着也夫守

京師非獨於

京師也四輔八府中州近地自巡撫各道至各府州縣皆須得人今大計之後豈其有不職者顧或資性與武事素不相習亟宜遷以善

地別選異才布滿畿地無事則練兵積穀有事則率兵勤王此要着也守禦之道以人心爲本民不知義見難爭避不可守也無賴惡少警起搶劫不可守也奸細伏匿乘危竊發不可守也治之之法無踰保甲諸臣旣詳言之

皇上旣申命之矣然行之存乎其人責府縣行不能也責五城御史行不暇也當專任一人行一事巷至戶到巡行稽察教以忠義旌其良

善精擇壯丁使習騎射如兵部職方主事鹿善繼可任也臣嘗一識其人剛毅清約真實任事須以本部郎中帶御史職銜令與五城御史事權相竝與府縣職事相攝方便振行法紀支取用度此要着也

國家之事束縛於格套分岐於意見搖奪於議論所從來矣雖以

聖明之朝無事不可爲而有志之士無事可爲者大率坐此今日何日尚可循沿積習乎臣以

腐儒越庖言事罪以出位夫復何辭伏望

皇上行臣之言仍治臣之罪臣之願也

釋羣疑銷隱禍疏

天啓二年爲光祿寺少卿上

報聞

臣觀今日中外人心皆疑戚畹鄭氏并及其  
昔日所用之人以爲奴賊奸細伏

陛下宮中一朝寇臨於外奸發於內其禍有不忍  
言臣從田間久聞此語今來

都下人言更甚通國危疑莫必其命近且流言

入於

大內矣臣伏而思之人言胡爲而然耶徃者張差  
謀逆實係鄭國泰王謀差之供招具在劉保  
謀逆實係盧受通謀劉于簡供招具在受亦  
鄭氏之人不可掩也則人言洵洵有自來矣  
然臣以爲

祖宗功德甚厚

陛下福祚方隆天地鬼神森列擁護故張差劉保  
先後伏誅凡謀者必敗敗者必誅卽天下至

愚不應復萌此念況鄭養性等蒙

三朝不殺之恩正保守富貴之日豈復更有邪謀

而無奈人心之積疑不解也人心與

國勢相爲存亡人心疑則懼懼則易動而不可

固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其何以守臣以

奸細之說不必論其事之有無當思所以處

之之道不過從人心所積疑者而解之非以

害之正使之遠害以自全也故在鄭養性自

爲計不宜以人所共指之人自處危疑

陛下爲養性計不宜以人所共疑之人密邇

禁近亟當使歸湖廣原籍仍令帶俸以示優厚者

也至於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殺

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皆其兄弟

所爲劉于簡原招明言李永芳約如楨內應

陛下不誅如楨直是養虎遺患所當亟正典刑以

除禍本者也至於崔文昇者當

先帝新喪哀痛萬幾勞瘁凡有疾病其證必虛雖

至庸醫亦能辨之文昇故以泄藥元氣一泄

不可復收是明以藥弑也在律故違本方殺  
平人者皆斬況於

至尊乎

陛下不卽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已憤鬱不平  
今文昇復潛住

京師意欲何爲亟當明正典刑以全

陛下父子至情示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蓋文昇素  
爲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考訊故不如  
張差劉保蚤正謀逆之罪其罪豈在張差劉

保下乎天下事當其可爲則

絲綸出納而有餘當其不可爲則斧斨破缺而不  
足今事急矣伏望

陛下立賜乾斷將鄭養性一家發回原籍將李如  
楨崔文昇卽正典刑則人心之危疑可釋肘  
腋之隱禍可銷

國家之紀法一明天下之神氣一振然後戰守  
之事次第可行也事關安危大計臣下皆可  
直言臣不敢辭出位之罪

恭陳

聖明務學之要疏

天啓二年爲太常寺少卿上得  
古罰俸一年

臣觀帝王之德惟明而已惟其明也天下誦  
之曰明明后雖以堯舜之聖不過明其峻德  
爲明明后也故明明后者必明明德明德者  
何也人之心也人心本明有不明者何也心  
本明又須人自明之故放於外則不明復於  
身則明着於欲則不明循於理則明動於氣

則不明安於止則明荒於怠則不明居於敬  
則明驚於動則不明主於靜則明其明與不  
明在一念轉移間如反覆掌無難也今

陛下臨朝百官肅肅於下

陛下肅肅於上

陛下之心無不明也

陛下臨祭百執事肅肅於庭

陛下肅肅於位

陛下之心無不明也然而未爲明也何者

朝祭之頃

陛下之心無不明

陛下不自知其明也必反而思曰此時心中不着  
一事豈非心無爲以守至正乎是所謂心復  
於身也循於理也安於止也居於敬也主於  
靜也是所謂不放於外不着於欲不動於氣  
不荒於怠不驚於動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得者知吾心之明本來如是非緣人  
爲造作也然後

陛下知吾心之無外卽

天也吾心之有主卽

上帝也故曰

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故曰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此心一刻放失卽二其心非所以事

上帝矣夫然後淡

宮之中得肆之地雖欲不凜然保之不可得矣

至於淡

宮之中得肆之地凜然保之而後爲明明德也

夫然後  
陛下讀聖賢書知無一字不言心無一字不言心  
之明而津津有味焉至津津有味於書而此  
心之保不難矣自昔聖帝明王未有不好讀  
書者人主好讀書未有不爲賢君令王者人  
心易放而難操舍讀書別無操之之道如大  
學一書旣講於

經筵入於

聖慮臣以爲卽此書反覆玩味明明德於天下裕  
如矣推而廣之宋臣真德秀大學衍義不可  
不讀也再推而廣之先臣丘濬大學衍義補  
不可不讀也

陛下盡心於三書而帝王心法治法無不具備夫  
然後知若何行政若何用人若何理財若何  
治兵人臣若何爲正若何爲邪臣下之言若  
何爲是若何爲非若何爲似正而實邪若何  
爲似是而實非皆了然於

聖心而後爲明明德而後爲明明后也郊近日禮

部尚書孫慎行論舊輔臣方從哲一疏關係甚大隄防甚遠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夫者乃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

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於文昇之藥而從哲力左右之培植其爲鄭者鋤擊其不爲鄭者一時若在知有鄭氏而已

此賊臣也討賊則爲

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

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不可不明也又

如戎政尚書黃克纘論

選侍一事

陛下念

聖母則宜

選侍之罪念

皇考則優

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爲

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

聖諭以爲假捏忠如楊漣以爲居功人臣避居功

高子遺書 卷之七  
甘居罪

君父有急冷眼旁觀此大亂之道也不可不明也  
一惑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  
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忠孝  
大節皆可反黑爲白何事不可指鹿爲馬昔  
宋朝欲貶蔡確嶺表宰執恐開端朱熹歎曰  
使後世見無禮於君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必  
此言矣今務隱諱而已將何所不至哉事有  
不辨於至微貽禍於無窮者皆若此類在

陛下多讀書精義理此心常明自能辨之果其辨  
之則如方從哲鄭養性大義豈容不討何可  
一日復令居

輦轂下耶臣蒙

陛下擢於廢棄玷於

朝班八閱月矣伏見

陛下真有爲堯爲舜之資天下真可被爲唐爲虞  
之福而禍亂未已治平未臻羣臣之言鉅細  
畢具然舉而措之在

陛下、一人、所以、回、天地、之、運、握、宇宙、之、樞、提、挈、綱、維、兼、總、條、貫、又、在、陛下、一、心、不、然、如、無、舵、之、舟、無、針、之、車、何、所、執、持、何、所、適、從、乎、臣、故、舉、要、言、之、必、讀、書、以、明、理、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始、可、弘、濟、於、艱、難、

建

中、興、之、大、業、也、臣、非、迂、言、四、十、年、體、驗、於、身、心、考、究、於、經、史、信、其、理、之、必、然、食、芹、而、美、曝、日、而、溫、以、獻

至尊、臣、老、矣、不、能、久、事

陛下、不、敢、不、畢、其、所、欲、言、伏、惟

聖、明、少、垂、察、焉

辭、免、重、任、疏

天啓四年為刑部右侍郎上得旨令遵新命供職

臣、聞

命、而、驚、俯、躬、而、愧、臣、常、讀、易、曰、德、薄、而、位、尊、知、小

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臣、蒙

聖、恩、拔、擢、貳、于、秋、官、自、揣、逾、分、方、切、循、牆、況、于、都

御史者天下之事皆得而言之臣工之邪皆得而糾之然而世習之漸靡難言矣臣子不真心爲國家不真心修職業悠悠忽忽則有難振之氣以請託爲固然以貨賂相結納則有難洗之習升遷壅滯仰屋書空則有難定之志謬同異爲是非誤愛憎爲好惡則有難清之見無端而起畛域藩籬無端而起弓蛇鬼豕則有難調之情所以難者皆緣人心各有陰私故各成隔礙必居此位者自心先無陰私而后可潛銷人之陰私自心先無隔礙而后可潛通人之隔礙至于御史簪筆

朝端公論之明晦繇之持斧寓內一方之安危繇之必爲之長者聯爲一體萃爲一心惟君國之是殉毋身家之苟營而后可弘濟于艱難今者

大計在邇巡方之使當使循良之麟鳳悉耀光明貪殘之豺虎皆投有北庶幾困窮之四海災荒之子遺尚獲少延喘息不然御史之失

職卽都御史之失職此之關係何如重大迺以臣之薄劣當之是易所謂覆餗者也況英賢滿

朝以臣視人真皆勝已以臣自視真不如人伏乞

聖明亟收

新命任臣舊職別選賢能以當茲選

糾劾貪汙御史疏

天啓四年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上得旨允行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

列聖之

明旨

皇上之申飭蓋諄復鄭重矣迺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如巡按淮楊御史崔呈秀者

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媿阿隱默乎臣初入院適見有兩御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御史謝文錦一爲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

一至清、一至濁、涇渭較然。臣不別白爲  
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卽發河南道考核  
無何，河南道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  
者至，臣卽以稱職考奉

旨，回道訖。越二旬而化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  
化中蓋有難于言者矣。臣于去年奉差而出，  
今年復

命而入，徃來淮揚間，所見淮楊士民無不謂自來  
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汙者。強盜地  
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  
大惡也，每名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  
者多以賄免，不應薦者多以賄薦。至御史出  
巡，每有節省公費助

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賂  
補不勝其苦，彰彰於地方耳目。臣時以非職  
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過付何人，至於  
舉劾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談  
天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

臣樊尚燦按臣劉大綬且妒其賊私入  
 告矣則又有霍丘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  
 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  
 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証也臣嘗竊笑人臣之  
 負

國又自負也受

國家

寵榮若何而所為者不務于可榮皆蹈于至辱御  
 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

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談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  
 相稔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  
 相益稔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  
 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  
 用而藩間壟斷之賤且冒居觸邪止佞之官  
 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  
 者也伏祈

皇上

敕下吏部議覆施行

申嚴憲約責成州縣疏

擬未上

臣觀天下之治端本澄原必自上而率下奉法守職必自下而奉上故

朝廷膏澤至州縣始致之民州縣者奉法守職之權輿也州縣賢則民安州縣不賢則民不安顧天下之為州者凡二百二十有一為縣者凡一千一百六十有六豈能盡得賢者而用之賢者視

君為天不敢欺也視民為子不忍傷也奉法修職

出于心所不容已非有所為也其次則有所慕而勉于為善有所畏而不敢為不善其下則不知職業為何事法度為何物恣其欲而已是民之賊也故為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人天下惟中人為多約之于法皆不失為賢者太守約州縣者也司道約府州縣者也撫按無所不約約之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焉而無越思則天下治矣臣謹條畫州縣所當持行者令自撫按而下以遞相約

皇上不以臣言為謬謂可施行仍乞

天語申敕令臣等刊刻成書發各差御史頒行天

下臣等按以覈天下州守縣令并以覈約州

守縣令者庶幾

皇上之仁恩得實究之民也謹列款如左

一課農桑須中心誠懇欲開民衣食之源賞

勤警惰使民興起毋得徒事虛文差人下

鄉反滋民害

一興教化教化自身而出非以彌文故曰民

不從其令而從其好為人上者敬以持身

廉以勵操肅以御下民自觀而化之更須

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孝子順孫義夫節婦

必表揚之鄉紳耆德必尊禮之邑中經明

行修令譽著聞者必稽考其實聞之巡按

御史疏薦于

朝以補鄉舉里選之廢典而不孝不悌及一切

關人倫傷風俗者必寘之法如是久之而

教化自興

一有人才朔望臨學宮必以聖賢明訓爲諸生諄切教誨俊秀之士必令讀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性理綱目以端其心術正其識見爲

國家有用之才

一鄉約爲教化內一要事但縣官不以誠心行之徒成虛文而約正約副等反爲民害果有力行者必敦請邑中德行鄉紳或孝廉貢士爲民欽服者主其事而約正副等

以供奔走鄉約行則一鄉之善惡無所逃盜息民安風移俗易皆得之于此有記善簿記惡簿又須有改過簿許令自新

一鄉飲鉅典不得濫及匪人

一社學務選教讀得人

一學宮敝壞卽申詳修理境內凡有古先聖賢及祀典所載山川祠宇敝壞者卽時修理完好者仍要掃除潔淨關鎖祠門不得容人堆積雜物坐卧作踐四方過客瞻拜

積穀  
可錢反為

有識者常以此占州縣官之品何可忽也

一積貯民之大命豐無所儲荒無所賑尚可稱民父母乎必須隨宜設法使一縣積穀足備一縣賑濟豈獨活民即以弭亂州縣之功在蒼赤慶流子孫端係于此

一社倉是救荒良法各鄉勸縉紳及名家自造倉廩自放自收不可以官府與之其法量人戶種田多少人口多少以二分息于青黃不接時借貸又必二三十戶連名保

借欠者即同保內人戶攤如小荒減利中荒捐利大荒連本米下熟徵催官府給與印信文簿為究治奸頑使之可久

一境內有荒蕪田土宜竭力開墾流移人民宜竭力招撫

一境內有陂池宜浚者及時開浚圩岸宜築者及時修築城垣頽塌橋梁毀壞者及時整理高原汙下所宜樹木及時種植

一倉谷主守須擇殷富謹厚者量以禮待每

年交盤更換勿令偏累傾家但令接管者  
照數交收勿令吏書參與以滋需索及時  
欵散出陳易新皆縣官躬親

一養濟院近來竟成弊藪筑獨不沾實惠皆  
繇吏胥添捏詭名混冒須是州縣官據其  
陳告者審實給以面貌木牌仍不時查核  
分別革畱凡男婦犯重罪或游蕩傾家及  
有子孫壻姪可養者不得混收以妨無告  
一州縣極貧待斃之民大約可計每歲動支

預備倉谷城中四門擇寺觀寬綽者煮粥  
每人米五合即可苟延殘喘自十月十五  
日起正月十五日止孤老有糧不許混冒  
約費米百餘石耳設誠行之利濟不少所  
當委任得人稽查出納無成虛文

一錢糧一縣大事秋冬之交必先筭定分派  
繇帖使小民先知辦納之數徵糧則總立  
一簿筭定人戶額田數田糧數均徭里甲  
條鞭數分爲十限每月限完幾分比較只

用此簿不得別立第二簿完欠俱用實寫。不得用浮票民間依限完者卽不聽比過限不完方拘其尤者比責須是分數明白如欠一兩而從來未完者卽從重究欠十兩而完過七八分存剩者卽從寬處毋得但論多寡而不分全欠零欠之別催徵止用里甲間于奸頑之戶行不測之威票拿一二無得遍差皂快執牌下鄉徒空鷄犬無益繭絲

一、徵銀不加火耗卽頌聲遍地此亦易事何海內寥寥信矣立志高遠者之難所宜猛省

一、收銀要不時取收頭法馬等子查對令解戶親自敲針

一、起解銀兩須委佐一二不得用窮官猾吏以致失事

一、天下庫藏未有不爲庫吏書侵欺者查盤時那借支吾非其實也必須訪的監禁卽

時變產完納者。貸其死不完者。卽申上司  
置之法。一應收放掌印官。纖悉自封自判。  
勿復入其手。

一 無情之詞十無一實。縣官貪取罪贖。輒多  
准詞狀。致原被兩家同歸于盡。民之窮困  
此其一端。爲民父母。當脆切勸化。令勿輕  
訟。事涉倫理而無大故者。卽爲焚其狀詞。  
免其仇隙。其他苟無關係。槩勿聽可也。  
人命狀詞尤不可輕准。出牌在城告人命

者。縣官卽至其家相驗。審問四鄰誣告者。  
重懲情真者。方准在鄉者。必令帶尸到壇。  
帶四鄰到尸所。然後投狀。縣官卽到壇中。  
相驗審問。一如在城之法。則不真者自不  
敢輕告。非但官省事。民保家。以人命詐人  
者亦息。老穉之獲全其命者多矣。

一 佐二不得令擅受民詞。擅出牌票衙役。尤  
宜箝束。佐二之害民。卽令之害民也。

一 勾攝止差里長。非真正強盜人命巨惡不

得濫差皂快下鄉以滋詐擾是造福小民

第一義

一本縣人不得容棍徒在別縣赴告除強盜外關提者勿聽

一婦人非犯姦及人命及被公婆夫男所訟俱不許拘

一輕犯罪人勿得輕送監舖致染瘟疫及爲牢頭索詐婦人不係大辟及勘合追贓家屬雖娼婦亦勿濫禁

一罪犯除大辟及引例充軍外其祖父母父母老疾家無次丁者照

大明會典發本州縣擺站做工煎鹽哨瞭在京無論軍民發兩京府會同館擺站各照徒流年滿釋放此刑罰中仁恩不可廢而不行也

一獄中重囚日間寬鬆夜間當嚴禁獄門不得容人出入常以不測查點

一吏書門皂嫗之縱之皆縣令也衆胥役分

其利一縣令受其名愚者不爲徃徃愚而不悟何也所宜猛省

一善人者一方元氣民間有孝子悌弟其上矣次則仗義好施者次則終身自守不作非爲者必須訪實各書所長扁額表其門免其雜泛差役以爲民勸

一惡人者良民蠹賊蠹賊去而良民始安凡天罡地煞打行把棍之類訪其首惡重治仍籍之于官使禁其黨類一有黨類詐害

良民者并其首治之

一訟師教唆起滅破民家壞民俗一段機械

變詐無識者競以爲能浸淫入于其術而不覺不復顧天理人心爲何物矣所當訪實悉榜其名于申明亭審出刁誣詞狀追

究寫狀之人并拿重治

一豪奴倚主人之勢魚肉小民莫可控訴訪

實惡端申巡按御史拿治

一刑杖竹篦不得重一斤務要削平稜節不

狀上寫  
代書人  
某自不  
敢欺

許打在一處不許打腿灣梭指不得過兩時非強盜人命不許輕用夾棍夾不得過兩時敲杖不得過三十

一 堂上須要肅清不得容吏書皂快門役擁立左右致姦弊出于意外

一 每日所行事須立一簿逐件登記完者勾之一月內事必于一月內了使吏書不得延挨索詐上司事亦不至沉閣取咎

一 私衙要關防嚴密多有清謹官爲妻子僮

僕親戚所壞交通衙役私出官票暗騙民財時宜覺察

一 縣官鄉里親戚不得容畱在寺院說事得財以速官謗

一 本縣每日供給須照時價給現銀與市民兩平易買不得倚官減值虧短賒欠不得縱容買辦人索取舖行錢物佐二衙一併禁戢

一 各役工食按季放給不得預放扣減

一 生辰令節不得受禮物以長奔競

一 不得假借巡戢查點將不到人役科罰銀穀

一 不得稱貸富室及至富室監生家飲宴

一 上司鋪陳徃徃借用當舖江南則派糧長借辦極爲擾害須本縣節省公用置辦着庫吏收領封貯入查盤事件內無令移用以至缺必

一 俵解備用馬足不得尅減馬價

一 保甲所以弭盜安民今本縣開報保長時既饜飽吏胥一番而棍徒充當保長又詐害良民無已竟使善法皆成厲政團練鄉兵亦然徒滋擾害而已既不可懲噎而廢食豈可不循名而責實要在賢者着實舉行周密防備天下多事之時二者實爲未雨綢繆之計不可忽也

一 武備不但地方保衛亦官府自身保衛昔人作縣猝遇大盜詐作承差突入縣庭拔

刃劫庫縣官給以庫銀大錠不堪發用爲批票取之大戶所僉大戶皆民壯之驍勇者諸人知令有急皆礮礮石而入遂擒群盜使非擒選平時安能應變倉卒故據各州縣民壯弓兵汰其老弱實其虛冒儘足以募壯士練精兵備不虞也

一盜賊地方大害必有窩家必與捕快交通平日當密訪窩家及通盜捕快置之于法一有生發卽行嚴捕必擒獲而後已此等

風采彰聞自然盜賊屏息乃不肖有司護盜如子旣欲邀盜息民安之譽又避上司地方多盜之責徃徃淡怒失王呈告反責捕快詐誣其甚者與盜相通納其貨賄致盜賊以此縣便于行劫縱橫無忌失王不敢告捕快不敢擒釀成大亂恒必繇之所當痛以爲戒

一強竊盜到官縣官卽刻自審勿輕用刑只嚴急起賊賊真然後具招勿輕信扳誣而

容捕快先拷勿先發佐二審問

一賭博為盜賊之源必須嚴禁民間開場賭

博者責令兩隣首告不首者同罪

一娼家為盜賊之藪不許容留城內居住有

居住者兩鄰不首同罪

一白蓮無為等教自古倡亂之首務要密察

訪嚴驅逐無致遺害地方

一州縣官表率一方宜先簡儉以挽侈靡之

俗即晏會名刺不可以為小事漫從流俗

當照憲規刊刻小約與本地縉紳彼此遵

行節財用于易忽移風俗于不覺矣

一民間渰殺子女最傷天地之和有犯者重

治四隣不首者同罪

一宰殺耕牛粘網飛鳥當設法嚴禁亦仁政

之一端近江南有以鳥銃射彈飛鳥一發

輒斃多命尤為殘忍所當嚴禁

自請罷斥疏

魚鱗視飛  
鳥同異何  
如

旨回籍得

高下遺書

卷之七

吳

張

臣于本月初八日奉

旨會同吏部尚書趙南星看議御史陳九疇論新  
推山西巡撫謝應祥及文選司員外夏嘉遇  
與九疇互相

奏辨事隨具疏

上聞十二日奉

嚴旨處分矣夫應祥之推巡撫出家臣真見以爲  
他人遇缺干求應祥恬靜自守欲以此獎勵  
恬士故與夏嘉遇言之而特用應祥會官推

舉衆論僉同已蒙

皇上點用不謂陳九疇謂其昏耄謂其圖謀乃以  
誣不要錢不說事之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  
也天地神明昭布森列九疇誤爲人使以欺  
皇、上、臣、則、何、敢、欺、  
皇、上、以、欺、

天地神明今大中嘉遇俱已降斥部院被含糊偏  
比委曲調停之

旨臣愧死無地自傷愚昧不能仰當

聖心報

皇上知遇之

恩又傷煩言亂政致重于

聖怒虧

皇上平明之理臣諫臣之長以諫爲職當有顯諫

顧伏而思之臣之事

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怒爲子者當夔夔齋慄待

親心之自明親怒之自霽何可更爲激瀆臣

又伏而思之九疇疏中有背公植黨之語前

代徃徃以黨之一字空善類傾人國亦繇當

時大臣過激以速成其禍今日何可別爲激

瀆然而臣之職失矣官以諫爲職而失其職

則

皇上何取失職之臣爲哉伏乞卽將臣罷斥以爲

人臣不盡其職者之戒

遺疏

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

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

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

使者執此報

皇上

揭

罷商稅揭

伏見天津撫臺李懋明老先生疏內有復商稅一  
款攀龍不覺頓足嘆曰何意斯言發於賢者夫

神祖朝群臣傲舌秃穎請罷稅而不可得

光考一朝罷之海內歡呼有若更生

光考一

月仁政千秋命名此事最大夫罷而歡呼則復而  
怨咨歡呼而誦 光考之仁聖則怨咨而謂

皇上為何如主耶此一事耳

皇上子道所

關君道所關今日輿人之口即他年信史之筆人  
臣縱不畏一身受譏讒獨不畏 君父蒙譏議

乎此而不畏則王安石之人言不足恤矣今日定  
亂以人心為本舉朝方惴惴憂加派之失人心而  
商稅之失人心倍蓰於加派加派之害以歲計商  
稅之害以日計商稅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以貴買

決不賤賣。民間物物皆貴，皆繇商筭稅錢。今稅撤而價不減者，實繇鑛稅流禍四海，困窮加以水旱，類仍干戈載道，稅撤而物且湧貴，況稅復而寧知底極乎？兵興以來，言利者細無不舉，無一足恃，實非策也。鈔關當舖皆令民怨，而天怒反致悖入而悖出，以奪民之財，非生財之道也。生財之道，生之節之兩端而已。試觀一祖開基，軍國浩費，曾有今日之諸款乎？曾有今日之不足乎？不過屯田、鹽法、錢鈔等事行之得宜耳。宋仁宗用師西夏，命

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治朝生財如此，今生之不能遽生，節之不肯遽節，目前急着在天下，巡撫得人，使其隨地相機，隨宜措置。每年務設處若干，以佐國用，豈遂不及復稅所得之數乎？以此俟屯田之成，虜寇之滅，庶幾其可商稅一事言之痛心，萬望李老先生前念。皇考後念。皇上慎勿以復稅爲念，同朝諸老先生慎勿以復稅爲言也。謹揭。

論學揭

近者黃門朱五吉老先生有憲臣議開講學之壇  
國家慮啓門戶之漸一疏指意歸重東林至欲以  
東林爲戒而不復講學此說一倡吾道之禍大矣  
天下國家之禍大矣職東林人也卽不言及於職  
何忍坐受東林之誣正欲具疏旋奉 明旨如日  
中天不復瀆奏以啓爭端故謹具揭夫黃門所言  
東林非東林也乃攻東林者之言也所言東林之  
禍非東林能禍人乃攻東林者欲禍東林也數年

來職每自詫理義人心同然何以言理義者輒目  
爲朋黨而不容於世乎一日憬然曰正惟其同然  
也故以爲黨也國家用一當用行一當行去一當  
去必曰是東林之脈也或有人言一當用言一當  
行言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人也不論東西南北  
風馬牛不相及之人苟出於正目爲一黨東林何  
幸而合天下之衆正何不幸而受天下之群猜弓  
蛇石虎塗豕鬼車皆非實事也卽如郭明龍正域  
生平未嘗講學生平不識東林黃門謂與顧憲成

開講東林卽此而觀他可例推無亦黃門師生姻  
婭之間涵濡浸灌之久於時局之說不自覺其入  
之之深乎不然何以二三年來門戶去於人口依  
然還作當年口吻耶夫時局何爲而攻東林耶方  
中涵相國未入相之前首叅之者吳巖所亮也旣  
入相之後首叅之者錢梅谷春也故一時承迎相  
國者皆以攻東林爲職業摧殘善人戕害國脈率  
繇於此此果東林所爲乎抑攻東林者所爲乎以  
爲東林所爲東林能制其鄉里言官不叅論人乎

昔程伊川先生講學於熙豐而爲蔡京諸人所攻  
朱晦菴先生講學於慶元而爲韓侂胄諸人所攻  
不以蔡京韓侂胄諸人爲戒而以伊川晦菴爲戒  
可乎東林非程朱而習程朱之教者也不幸類是  
矣夫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知  
道則刑名錢穀皆實事也不知道則禮樂刑政皆  
虛文也在此心迷悟間耳諸老從迷得悟不忍人  
之覲面而迷故講以明之正使之卽事爲學非以  
學廢事也黃門曰孰是仕優者乎乃可學不然勿

言學職亦曰孰是學優者乎乃可仕不然勿言仕  
審如是可仕者寡矣宇宙甚大不可以一見相礙  
釋老且不能廢況可廢儒儒者以明道者也非儒  
生帖括之謂也非督學膠黌之事也收拾精神而  
非消耗精神者也人不知學世道交喪於是朋黨  
禍起相安則交安相危則交危故黨類之黨不能  
無是群分之品也偏黨之黨不可有是亂亡之本  
也知黨類之不能無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  
知偏黨之不可有使之各懲其禍而勿爲已甚但  
得人人自反勿專尤人則無不可融異爲同化小  
爲大故有教則無類并黨類之黨亦可融之者其  
必繇學乎惟學可消門戶顧以學爲立門戶職未  
見立門戶者而可以謂之曰學也謹揭

問

解頭問

或問解頭之役曰江南自糧解而外解役之最重  
者有四一硃漆解也一茶蠟解也一皇磚解也一  
胖襖解也四者皆足以破民家而殺其身曰若是

其甚與曰民趨役于三千里外而受命于宦豎宦豎之視富民虎之視肉也何厭之有曰然則將奈何曰民辦物官爲解民厚出解網給之使解官有利無害斯善矣曰辦者非解者解者非辦者民競爲粗惡以塗塞物不堪解而解官何所呼號於輦轂之下也曰是有王者終無所追其責民則何敢且物不具解官不行也曰解官挾不行之勢以漁民柰何曰解官有轄民有控何病曰王者爲誰曰上富戶也次富爲貼不及下富曰戶上下於何知

之曰上富表表邑中不必以田知田有飛詭也次富以田知之差其多寡爲等當事者平日當有一小冊差等富戶叅伍咨訪周知四境以審糧役點解戶不淆於臨事不欺於胥吏矣曰吾聞役法莫不善於用貼譬之一牛駕一犁牛未必憊一犁駕十羊羊斃而犁不舉矣曰貼有二貼役者雖釐毫亦同其不測之禍謂之以羊代牛可也貼錢者雖銖兩必有定派之額謂之衆擎易舉可也吾所謂貼貼錢而非貼役也曰其法如何曰一解役出則

點幾上戶為主必其三年內無糧長等項重役者  
 仍量其所費若干與貼戶若干貼戶出錢王者辦  
 解物具而差官解官亦必擇其人之可任者即今  
 候缺小吏窮困無聊如年度日民出錢以餼官官  
 出力以惠民官民兩利計莫善於此也日費之多  
 寡何以知之曰此須細詢令經役而熟于事者詳  
 開某件時價若何某件工價若何此可以知解戶  
 之費矣詳開沿途某費若何到京某費若何此可  
 以知解官之費矣解戶務在多與貼而不困其力

解官務令多與糈而不苦於行斯上下相便而可  
 久也每見徃時民解既易官解官解旋復民解者  
 非官解之不可行解綱儉而官稱厲也當其議官  
 解時民不勝吝即令微益於解官而不能平及其  
 復民解時民又不勝苦即欲厚輸于解官而不可  
 得夫民可與樂成而不可慮始固在上之人力持  
 而公裁也若曰官解終不可行則金花亦屬官解  
 經收亦屬宦官何以人爭求之至命居間為也則  
 以金花解綱最饒故也曰官解既久宦豎知解綱

饒獨不窮索解官乎曰固也視民則有間矣解官  
有官差可憑有當路可告有地方仕宦可丐以宦  
豎及各衙門吏胥視之則鷄肋也孰與富民先儒  
有言天下事未有有利而無害者擇其利多而害  
少者爲之耳抑愚復有慨焉今天下白糧獨出江  
南江南獨出七府官闈百官胥食之民出財力輦  
輸以供國家者獨當海內勞苦而白糧船所至  
關津復稅之何耶今民貿易米麥關津亦不加稅  
豈貢賦之米反當稅耶或曰非稅糧稅私貨耳此  
又不仁之甚者也夫糧有定額船亦有定額所帶  
幾何而不使勞民自潤乎此聖王之必以聽而  
不禁者也誠得當路特奏免之其錫福於民者無  
涯歛福於身者亦無涯矣此則蘇民間糧解之最  
苦者也

高子遺書卷之七終

高子遺書

高子遺書卷之八上

書

與李見羅先生

侍先生三日側聞所論庶幾不逆于心歸而益博  
 求之見從上聖賢所傳之要隱約皆在於是日用  
 之間頗得歸宿未知繇此而之又更何如也往時  
 見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  
 體貼出來不曉作何語今乃見此理克周于吾前  
 活潑潑地真不可須臾離也。妙在反躬而已矣。凡

自對自  
針砭盡平  
古學人

學問真切下手自無閃口說閃話去年向先生說  
格說致仔細檢點意念起處總屬爲先儒分疏假  
饒說得十分是當與自己原不相干學不切已精  
神都向末上去終日問辨以爲無不在道而於道  
背馳矣靜言思之不覺失笑有拙序一首其於先  
生教旨未審彷彿有入處否風便一語指點

與許敬菴先生

龍平昔自認以此心惺然常明者爲道心惟知學  
者有之蚩蚩之氓無有也卽其平日且幾希因物感

觸倏明倏晦如金在鑛但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  
如水凝冰但可謂之冰不可謂之水則道心於人  
心卽在鑛之金道心迷而爲人心卽凝冰之水也  
而先生乃曰童僕之服役中節者皆道心也初甚  
疑之已而體認忽覺平日所謂惺然常明之心還  
是把捉之意而蚩蚩之氓有如鳶魚飛躍出于任  
天之便者反有合于不識不知之帝則特彼日用  
不知耳然則無覺非也有意亦非也必以良心之  
自然者爲真稍涉安排卽非本色矣又見先生舉

不自執亦  
不曲從因  
許翁言又  
進一格

朱子云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謂是欲盡讀天下之書盡窮萬物之理却不然此只就一物上說因其所知一二分是處窮到足十分是處積之之久自有豁然貫通處耳若謂知得一物必須窮盡物物則堯舜之智而不徧物寧有此等學問乎今時錯認文公格物者正在此故不敢不辯乞先生更教之

答顧涇陽先生論格物

來書云尊稿中所欲正者乃是所引格物說一

草一木二語文看得甚有原委但仔細磨勘似說得稍濶陽明之學與聖門之學端緒雖殊要其說之所以得行亦有其故程朱兩先生大本大原灼然無可疑者而條理節目間未盡歸一幸丈再精研之

辱教格物草木之說據愚見本無可疑天下之理無內外無鉅細自吾之性情以及一草一木通貫只是一理見有彼此便不可謂盡心知性聖賢之教隨人指點見問者欲專求性情故推而廣之曰

一婢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格。會得此意。則與中庸所指鳶飛魚躍者。何以異哉。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顏曾思孟之後。惟周程張朱之傳。爲的。陸氏之學。從是非之心。透入性地。不可謂不是。然而與佛氏以覺爲性者相近。陽明良知之學。亦是如此。一邊是仁體。一邊是知體。仁統四端。而知不能兼仁。故仁者無不覺。而覺不可以名仁。源頭處杪忽差殊耳。程朱二先生細看來。無不歸一處。所不同者。解說書義。然書中緊關用方處。則亦無不同也。愚見如此。望先生教之。

二

來書云。兄云無善無惡說。當提出根源。良是渠所以能籠罩人緣。渠亦未嘗不以性爲善。只是將這善看得詫異耳。此其爲惑世誣民之最也。一艸一木之說。善會之亦自不妨。但六經語孟中。竝未見說着此等功夫。其故安在。鳶飛魚躍。傍花隨柳。乃是自家一團生機。活潑潑地。隨其所見。無非是物。與所謂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

觀比書知  
端文所理  
至精忠憲  
推尊良有  
其故

會者根趣自殊試體之可見仁者必覺而覺不  
可以名仁信然覺非特不可以名仁亦不可以  
名智徒以智與覺字面相近故說者多以屬之  
耳如以覺爲智則以覺爲性又何疑焉丈謂仁  
兼四德而智不能兼仁似尚未爲究竟語仁義  
禮智只一般渾言之只提着一箇便色色都在  
其中非特仁兼四德偏言之便各有所主又非  
特智不能兼仁也道理須四方八面看始盡耳  
孟子只以四德言性此便是善安得而無之舍此

言性非知性者也舍此言善非明善者也一艸一  
木之說先生以六經語孟中未見說着此等功夫  
乎此正孔門一貫之學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只  
爲從來源頭是一箇故明此卽通彼通彼亦明此  
耳先生曰鳶飛魚躍傍花隨柳乃是自家一團生  
機活潑潑地隨其所見無非是物若不是一物何  
以隨其所見無非是物既是此物則格諸身格諸  
物何以見根趣之殊耶仁兼四德而智不能兼仁  
此語有病覺非特不可名仁亦不可名智先生之

言是也。但覺之淺淡，又絕不等。今之言覺者，固不足道。而象山陽明，又不可以此目之。此處幾微，直是毫釐千里也。

三

又因顧說而得渾融

格物說近看得何如一艸一木。是格物事。鳶飛魚躍。是物格事。朱子詩云：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狂費工夫。正謂此也。先生試格之。

四

先生云：莫非理也。有何鉅細，有何精粗，但就學者

顧意謂此等處不可格。先生謂合有理在。意謂花尚有一朵中。半紅半白者。格之而後知其不測亦格也。

功夫論自有當務之急耳。龍謂大學最先格物，便是當務之急。開眼天喬飛走，孰非心體。以草木為外，便是二本。便說不得格物。先生云：有梅于此，花何以白，實何以酸，有桃于此，花何以紅，實何以甘。一則何以衝寒而即放，一則何以待煖而方榮。龍謂天地間物，莫非陰陽五行。五行便是五色，便有五味，各自其所稟，紛然不同，固無足異。至發之先後，蓋天地間有一大元亨利貞，各物又具一元亨利貞，雜然不齊，良有以也。先生云：于此格之，何以

便正得心誠得意于此不格何以便于正心誠意  
有妨龍敬問先生曰此一艸一木與先生有關係  
若不相關係便是漠然與物各體何以爲仁不仁何  
以心說得正意說得誠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  
斷樹交花所以爲善形容浩然之氣所以不可不  
理會也先生云既無別體我之體卽物之體矣豈  
必逐草逐木一一而爲之格卽欲逐草逐木一一  
而格之辨其如何而爲一草如何而爲一木此所  
謂堯舜猶病者也龍謂萬物一體誰不知之然只

在言得此  
機明

是說話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不是小可事恐當大  
費功夫若必欲逐草逐木辨其如何豈成學問所  
以說及草木若曰求之性情固切然理不專在一  
處求這裏也是那裏也是云爾先生云孔子作大  
學者也其語子貢曰吾非多學而識曾子傳大學  
者也其語孟敬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籩豆日  
用不可缺者也猶然見畧况一草一木乎龍謂多  
學而識是玩物此是格物玩物是放其心格物是  
求放心籩豆之事是有司事此是心性事不可同

尤生嚴事  
端文道之  
所在爭辨  
在此具見  
端文之無  
法也始悟  
六淫當年  
亦嘗動氣

日而語先生云程朱兩夫子之說則然矣亦曾用此等功夫否遺書具在詳哉其言之也孰謂發明一草一木之理者乎孰謂商求一草一木之理者乎龍謂庭前草不除便是這意思如觀雞雛觀盆魚皆是至于朱子所謂鱖魚肚裏水便是鯉魚肚裏水尤親切可思矣大抵先儒此說本輕而活先生所駁則重而執輕而活則指點流行觸目道在重而執便落言語障礙矣先生更細研之觀物卽是養心不在却功夫也

答涇陽論周元公不關佛

昨承手教令致思周元公不關佛之故龍竊以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卽謂之字字關佛可也元公謂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會得此語可謂淡于關者矣

答涇陽論程朱關佛

昨思程朱所以關佛之故凡斯道大明之日卽是異端附會之時聖賢因時有作循其自然之勢而已夫子没而七十子各以其所得者爲學及其弊

又須知聖人存時異端不敢附會

亦在元公  
沒後

異端竝起而孟子不得不好辯千四百年間儒者  
 不過為修身謹行訓誥誦習之學與二氏蓋判不  
 相入及周元公開揭蘊奧而天下始知求之性命  
 之微異端因之假合程朱不得不辯者勢也故觀  
 魯論而見元公之道觀孟子而可以知程朱之心  
 如昭代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薛文清一向篤實而  
 閎靜也豈見討擊異同乎縱觀今日是何局面耶  
 故聖賢不得已之心皆天理自然之妙而有意為  
 關有意而不關者皆私也元公之時明吾之道而  
 已譬如人之無病則起居飲食即是衛生却疾程  
 朱之時吾道已明必須去其混之者如六邪外侵  
 攻去其疾而元氣始復也

答涇陽論管東溟

續論更不可少益覺快心管翁篇中大義數十先  
 生已俱得之但尚有小曲折未審可一并說破否  
 蓋此翁一生命脈只在統合三教其種種開闔不  
 過欲成就此局拈出一个周元公是欲就道理上  
 和合拈出一个高皇帝是欲在時勢上和合拈

管翁不出  
於真心真  
見書必不  
傳先生慎  
其誣民特  
著此辯

出羣龍無首則欲暗奪素王道統而使佛氏陰篡飛龍之位。拈出教化川流則欲單顯毘盧性海而使儒宗退就川流之列。其他尊儒者不過局面上調停引儒者之言不過疑似上附合故無極太極。近于虛空法界則宗之朝聞夕死近于生死大事則宗之然其所謂太極所謂道卽所謂毘盧遮那者是也。至于陽尊程朱陽貶狂禪而究竟則以程朱之中庸五宗之佛性竝斥更是其苦心勤力處。欲使闡佛者更開口不得也。然舉要而言則在却一生勞攘到底三教殊科耳。前蒙此翁惠書近擬答一柬又覺孺子唐突長者且既有環轍之宣尼且作閉戶之顏子先生以爲何如。

答涇陽論生之謂性

來書云生之謂性章頗有所疑性者萬物之一原安有不同孟子將犬牛之性猶人之性折難告子分明謂人與犬牛有二性矣如何註謂知覺運動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人與物異似皆宜有商量幸丈一叅之。

在天為命。在人物為性。一也。然以命言則萬物一原。以性言則有稟受之不同。故人得之而為人之性。犬牛得之為犬牛之性。非性異也。形既異則氣為形拘。有不得不異者。所謂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謂落在形氣中也。仁義禮智人與物一也。形氣異是以有偏全明晦之異。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理之與氣。二之固不是。便認氣為理。又不可告子生之謂性。語未嘗差。生之謂性與一陰一陽之謂道何異也。然聖人不謂陰陽

愚謂形而上者即是

一陰一陽

原不指陰陽也。借不及面質先生

則知耽慕。何霞亦是。逐物

便是道。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只是這個。須是截得上下分明。告子不知此。故認氣為道也。鄙見如此。先生以為何如。

答涇陽論儒佛善字不同

春來浪遊頗是妄動。山水佳麗未免有馳騫之意。亦為心害人心動于欲。未有不為害者。山水尚然。況其他乎。辱示求正牘。質疑草一字一爽。千古不可磨滅之正論。又何疑龍自正月以來。盡取佛書讀之。頗能究竟其旨。今日談學者都將佛宗來證

聖學實無有知吾聖人之道者。若果知之，自見彼此。正如南轅北轍，如何合得。佛氏所謂善念中善事也。與吾聖人言善絕不相干。韓子曰：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固宜。如佛氏所謂善其無之也亦宜。乃欲將來混攪聖學，漸滅義理，真大亂之道也。今日邪說橫流，根株只此四字。先生捉着病源，真是擒賊擒王也。

答涇陽論猶龍一語

人性一也。習之於聖人之道，則聖矣。習之於佛，則佛矣。習之於老，則老矣。維吾聖人之道，亦然。習之於夷，則夷矣。習之於惠，則惠矣。孟子眼高千古，故曰：所願則學孔子也。凡學以習生悅，以悅生悟，以悟成性，則不可回。蓋所見無非是物矣。是以君子慎所習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此語誠然而習不同，不同則其應用全別。用處既別，和體全非。故學之至者，雖其反本還源之處，同歸於太極而實則有霄壤之不侔。故曰：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也。向者攀龍嘗思于三教異同之際，而頗見其微故。

聖人之量  
如天聖人  
之言無迹  
使二氏游  
於其中

一言蔽之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子謂老子曰  
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今見老子其猶龍  
乎天不可見見之于時行物生聖人之道不可見  
見之於日用常行凡天下之至道皆愚夫愚婦之  
所能知者也猶龍者高之也亦外之也藏於淵入  
於雲在於不可知不必知者君子無庸心矣他日  
子夏論及於三才之數生物之細微夫子曰然吾  
昔聞之於老聃子夏出曰論則美矣非世之所急  
也夫子曰然如女所言亦各其所能繇此觀之聖  
人猶龍之意見矣二氏之道陰分中事也故皆在  
杳冥之境吾以可知者詰之彼即以不可知者逃  
之其誰得而窮之以是知聖人猶龍一語之微而  
婉也昨以對客草草奉復故詳其意如此

與涇陽論知本

大學之旨明德新民要於止至善止至善者一篇  
主意也其下皆說止至善工夫物有本末一節最  
為喫緊先後二字示人入道之竅失了先着便不  
可入道先着即在格物格物之功非一其要歸於

知本知修身爲本而本之天下無餘事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知本則知止矣正與物有本末一節相呼應也竊謂古今說大學者格致之義程朱爲最精致知之義陽明爲最醒止修之義見羅爲最完三家相會通而不以一說相排斥斯可耳但見羅看知本之本如中庸中者天下之大本之本謂非以修身贊其爲本乃是以本歸之修身蓋以善無聲臭點到身上便有着落故曰本之一字乃所以點化此身欄柵此善也此義雖甚精奧然平平玩味本文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似無此意而見羅之說又自成了一箇安心訣法未必是大學原旨也大學之旨只是教人格物致知格來格去知得世間總無身外之理總無修外之工正其本萬事理更不向外着一念如此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豈不是止至善也觀下文聽訟一節其釋知本昭然可見矣當初程朱二先生只錯認此謂知本是闕文而謂格致自別有傳遂令修身爲本二節無歸着後世知得此謂知本

是原文而謂格物只格本末又令格物致知之工  
無下手假令一無知識之人不使讀書講論如朱  
子四格法而專令格本末其有入乎只如陽明單  
提致良知而掃朱子窮理之說弊敗亦已見矣故  
程朱格物之說更不可動只提挈得大學主意在  
止至善而知止工夫先於格物知本自然如木有  
根如水有源而格物窮理皆所以致其良知而非  
徒誇多鬪靡爲聞見之知矣何者道理一不向身  
體貼便非知本便非致知也如此覺得文義條直

明白而工夫當下得力也先生試體之以爲何如

答涇陽病中作工夫書

先生云閒時作工夫病來卽不能竊以病來做不  
得的還未是真工夫也橫渠曰自來以多思爲患  
且寧守之只行其所無事又曰心之要在平曠熟  
後無心如天易簡不已如此則病時正好做工夫  
先生體之以爲何如

觀白鷺洲問答致涇陽

江右之學自宋至今如一塗轍豈風氣使然與今

雖云陽明之宗實則象山之派諸老之中塘南可謂洞澈心境者矣然以愚見窺之尚有未究竟在何則聖人之學上下一貫故其言表裏精粗無不兼到舉要而言循理而已循理便無事卽無思無爲之謂也。今徒曰無思無爲得手者自不至遺棄事物然已啓遺棄事物之弊矣如曰止於至善有何名相倚着之可言至矣極矣今必曰無善無惡又須下轉語曰無善無惡乃所以爲至善也明者自可會通然而以之明心性者十之一以之滅行

檢者十之九矣無思無爲者卽無善無惡之謂也未離知解則未離門戶未離門戶則未離倚着倚着易知而無倚着之倚着難知也故曰尚有未究竟在聖人之道至易至簡無可名言故曰予欲無言言之至也惟其無可言故其可言者人倫日用之常而已所以愈淺而愈淡愈卑而愈高愈顯而愈微然則如之何而可使人見本體也曰此在人之信而非可以無思無爲無善無惡轉令人走向別處去也如易曰乾元亨利貞如言人仁義禮智

之謂也。停停當當本體如是而已。信得及者。別無一事。日用常行人倫事物。無令少有污壞而已。此聖人之學。所以爲至易至簡也。雖然王塘老之學。實自八十年磨勘至此。其靜功最深。妄窺之者。浮矣。輕矣。然學術杪忽之間。不可不據所見相與評質。先生試叅之。以爲何如。

與涇陽論東林

東林樂聚。原是宦于此土之忌。府何則誠畏之也。大抵吾輩罪名。只在心腸不冷冷。亦何難恐逆天理耳。因思聖人在家則曰吾其與聞。在外則曰必聞其政。當時大段多事。不知何法免三家之忌。至匡人之圍桓魋欲殺。似不見饒以先生之仁。直是於人無所不容。然見得是非極真。故世決放不過也。君子決無有見原于小人之理。但因而自警。各人身上各有充不盡的分。各有改不盡的過。各自勉而已。

與顧涇凡論已發未發

朱子首篇內一條云。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

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  
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  
釋老之荒唐也吾兄云此朱子初年未定之見陽  
明先生自以爲秘傳者也當刪無疑龍按朱子初  
年之見蓋認性爲未發心爲已發凡謂之心則無  
未發之時而未發之性存焉則終未嘗發也故其  
工夫亦只在察識端倪而却於程子所謂涵養於  
未發之前者有疑蓋全向流行發用處尋求也後  
來却見得渾然全體之在我存者存此養者養此

非別有未發者限於一時拘於一處然其樞在我  
非如向日在萬起萬滅方徃方來之中立脚矣後  
又益見得性情之妙管攝於心而動靜之功貫徹  
於敬當其未發仁義禮智之性具焉此心寂然不  
動之本體也及其已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  
形焉此心感而遂通之妙用也而戒謹恐懼之功  
則周流貫徹於動靜之間而尤必以涵養爲省察  
之本此所以未發則鏡明水止而喜怒哀樂之發  
則無不中節也凡朱子所見大約歷三轉而始定

高子遺書 卷之八  
至此條之說又別爲一義其論太極者有曰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卽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若以乾坤未剖太極未分之時論之則非也蓋恐人於陰陽外別求太極耳其所謂常發中見本性亦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謂善明道所謂由其惻隱知其有仁蓋性不可見必於發處觀之也特此心常發類於初年之語然此主見本性而言語相似而意不同非比初年之見以未發已發分別心性不加涵養而純任察識也兄更審之以爲何如

與涇凡二

兄入禮曹於國家闕典幸留意建文年號不復靖難死節諸臣未表君君臣臣天地大義孝子慈孫莫之能掩與其爲之於後人孰若爲之自我又我朝諡法獨不做古必兼行惡諡乃昭勸懲此弟平日所藏於胸中兄相時因事可一及之向所云東平守弟初甚愕其人後問於予拙云朴人也弟

昨道經之他州縣皆有人持刺出接惟彼州若不  
聞細廉其民皆云無他以此益知迎送之間大不  
足以觀人纒着一分愛憎便都失之不可不慎也

答鄒南臯先生一

當今先生之學淡徹人生而靜以上茫茫宇宙可  
以考證此事者賴有先生而已敝同年馮少墟北  
方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先生見其集否自朱陸兩  
先生分門後兩脈竝行于世龍以爲但取其來龍  
真結穴真不必問其何方何向也先生以爲何如

與南臯二

竊觀中庸一書自誠明之性也大學一書自明誠  
之教也中庸下手慎獨卽誠卽明大學下手格物  
卽明卽誠無二物也惟是大學錯簡缺傳不決于  
心半生矣近年得崔先生一語決之敢爲表出請  
正是否

答南臯三

得先生教及賜新刻讀之爽然一化更無所疑攀  
龍于甲午秋赴揭陽謫所長路孤征寂寥蕭灑中

窮研此事至汀州店樓推窻看山忽然粘縛脫落  
本心豁露方知從上聖賢所說皆是藥方皆是拄  
杖自是以來二十年矣天然本色瞭然日用終是  
放藥不得放杖不得根器薄劣無可奈何聖人于  
天下萬世上中下根照見得透故照顧得到先生  
集中每每及之如與海門先生東更是喫緊此道  
幸甚某自來極信得先生之學不能無疑先生之  
教以為說得太鬆滑天下人却不是先生忠肝義  
膽萬難千磨中來也于今始無疑矣誠明之說昔

此病恐終不免

有問者云中庸何以首言慎獨便在誠身上做起  
大學何以首言格物又在明善上做起攀龍口中  
庸言自誠明之性大學言自明誠之教由今思之  
只是弄口至崔後渠先生定古本大學以誠意章  
內自淇澳至此謂知本一段移在所謂誠其意者  
之前文從理順昭然知本是格致之義而格致未  
嘗缺傳也却如夫子宅中掘得蝌蚪原文可以了  
大學一案學者精神更不得向身外一步走漏矣  
先生以為何如年來東林滋多口是信道理不達

時宜之罪天下事未有不繇自取者得此一番冰霜大受諸公化育不敢辜負也辱先生相念并及之

答南臯四

往者從結心開處窺見本性風光未嘗不知人之即天也物之即我也凡之即聖也今之即古也倫常日用之即神化性命也然有陰氣在如月光然讀先生合編竟先生之言如赫曦透體一逼逼去寂靜的意思覺此身方活見人方親方有味乎善

郭翁之學惟先生能狀其益先生極真切動見鬆滑乃真鬆滑也名即落世情即近

與人同之語此乃謂寂靜也初看便有此意今乃益實感幸之餘附此為報繇此而之未知能不負先生否耳

答南臯五

比者正體驗人心除却怨天尤人即蕩蕩乾坤更無一事矣然學問不真且向此中過活殊不自覺先生教及此當幾提挈也要在有事幹當強排遣不得會約及文潔公誌詔何啻百朋之賜

答南臯六

得先生平等之教并認平等之誤平等者性體也  
森羅萬象並育並行善者還他善惡者還他惡而  
已無與焉之謂也。若非見性人等惡于善究且背  
善從惡矣所謂火力煅煉質性穢濁復吾太虛真  
體。非以調停劑量之精神薰物而無忤也。體認如  
此非造詣所到先生以為何如

與馮少墟一

鄙見蒙老年丈印可何幸如之此事不落言詮要  
在心悟。繇無言無象中彷彿可言可象者中庸二

便見不倚

字而已。繇可言可象中默契無言無象者擇執一  
字而已。無一毫攙和之謂擇無一毫滲漏之謂執  
弟今日惟時時刻刻覺其攙和滲漏而已未知何  
日可幾道岸也海內惟老年丈之教無一字之逆  
于心弟決不敢為昧心語然弟所見於年丈有未  
同者千萬勿吝指示此事非小吝情不得也

答少墟二

善。即。生。生。之。易。也。有。善。而。後。有。性。學。者。不。明。善。故。  
不。知。性。也。夫。善。洋。洋。乎。盈。眸。而。是。矣。不。明。此。則。耳

善字從無  
人識先生  
已發其端

目心志一無着落處其所學者僞而已矣然其機  
竅在於心入身來故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大集中闡發已無餘蘊雖以弟鄙淺之說有所印  
而此中人士遂知所歸今世有老年丈斯道之大  
幸也

答少墟三

手教云內存戒慎恐懼外守規矩準繩兩語當終  
身行之又云戒慎恐懼是性體真精神規矩準繩  
是性體真條理此透性語也人未知性謂此爲桎

梏若透性方知此是真安樂蓋天然自有之中絕  
無安排造作者也非窮參不悟非悟不徹性體不  
徹未有知吾聖人之矩爲天生自然者又何怪其  
欲掃除此矩哉聖人之學所以異于釋氏者窮理  
而已窮理則性爲聖人之性不窮理則性爲釋氏  
之性性豈有二哉所從入之端殊也南方風氣劣  
于關中百倍弟之力量劣于年丈萬倍反觀此性  
無欠無餘上視聖賢不差毫髮所以不忍自棄者  
以此伏惟老年丈時賜提策開愚立柔

答少墟四

不自是如  
此

得教復得涇野先生語錄之賜感感拙說為老年  
丈印可者方敢存之應改者一一如教易之矣知  
學者甚難知正學者更難知學而能通達世務不  
至以學害世者尤難非老年丈吾誰與歸弟已得  
差歸矣老年丈不日大用當歸而歸當出而出有  
一定之卓識而無執一之成心非老年丈吾誰為  
望班役索報艸艸寄復有欲聞者當別寄恐書郵  
之浮沉也

與遠確齋

與兄別來畧窺得路徑聖人之學只閑邪以存誠  
此理直是易簡然却與世學所謂易簡者不同乾  
之易也以健坤之簡也以順蓋以健順而易簡非  
以易簡廢工夫若以易簡為心便入異端去矣世  
儒亦多有見得誠的意思只是無克已閑邪工夫  
故純是氣稟物欲用事皆認作天性以妄為誠種  
種迷謬此格物致知大學所以最先用力也格致  
亦別無說只是分別得天理人欲界分清楚透徹

正閑邪之要也。其入手處則程先生每喜人靜坐。朱先生每教人讀書。此意真妙。錯認其意者便溺章句。便耽寂靜。失之遠矣。弟看來吾輩每日用工當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讀書以考所思之要。朴實頭下數年之工。不然浮浮沉沉。決不濟事也。兄以爲何如。幸相與覓便反覆印證。朱夫子曰。日月去矣。大事未明。可懼也。吾輩不可不念。

與確齋二

兄之學必已得力。曾詣一旦豁然貫通境界否。弟甲午東粵之行。千里孤征。燕閒靜一之中。微有窺見。五年于茲矣。雖于日用不無斷續。但覺此理充滿活潑。瞭然心目之間。身心有箇着落處。行事有箇把柄處。所苦者既非聖賢根器。又無小學工夫。而志學又遲却孔子十年。以致氣習薰染。陶洗爲難。今亦無他法。只將義理浸灌栽培去耳。兄受質之淳。處困之甚。倍于弟。其得力必百倍于弟。不知其入處何如此事。甚大日月漸去。幸速相研究也。

遲却孔子  
二十餘年  
者尚有之  
可勝惋惜

答確齋三

得兄書下弟頂門一針矣不必與兄談易此便是  
易弟於數年前不意中有崑山一語落于相知之  
耳遂爲言路諸公扯作印證橫起風波不節之嗟  
又誰咎乎今欲一陽之潛須是三緘之密耳尾一  
生爻位甚是正當向來讀易無所入者想索之文  
義今有所覓者想是印之此身尚有一語問是  
何者是畫前之易幸教之

答劉念臺一

伏承下教咨所以居方寸者方寸卽宇宙也世人  
漫視爲方寸耳顧非窮究到名言不立之地爲名  
言而已非存養于思慮未發之先爲思慮而已名  
言思慮爲憧憧之方寸而已弟之愚昧正在憧憧  
中生活言之可忤有一小書可證斯理敢以奉覽

復念臺二

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窮理者知本之謂也仁丈云  
一窮理焉盡之矣誠然哉理者心也窮之者亦心  
也但未窮之心不可謂理未窮之理不可謂心此

處非窮叅妙悟不可悟則物物有天然之則日用之間物還其則而已無與焉如是而已弟稍窺此路從此行去雖不能忘歸家之念亦不敢念到家之期沒身長途所不慮也反身而誠是到家語何敢言吾輩但認得家真認得路真有家肯歸有路肯走而已仁丈以爲何如

答念臺三

此事甚細得兄相與推敲甚幸但無成心各據所見勘究到底彼此必有益也淨色根鬼也隨念分

別者意也靈覺則是心傳所云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也此與意識相似而實不同蓋心作主宰意主分別也心一也粘于軀殼者爲人心卽爲識發於義理者爲道心卽爲覺非果有兩心然一轉則天地懸隔謂之覺矣猶以爲形而下者乘於氣機也視聽持行皆物也其則乃性也佛氏以攀拳豎運拂水搬柴總是神通妙用蓋以縱橫豎直無非是性而毫釐之差則于則上辨之兄以孟子著見之端卽佛氏作用處此最可觀凡事稍不合

則必有不安。此見天然自有之中毫髮差池。不得若觀佛氏於彝倫之際。多所未安。彼却不顧也。故儒之與佛。論其潔淨精微。不掛絲髮。空空如則。同而其中自然之秩叙。若權衡之輕重。度量之長短。佛則一槩抹殺。超超自如矣。盡虛空遍法界。性體充周。正謂如是。所以云與自己總不相干者。正謂軀殼上重重私欲耳。若一日克己復禮。則軀殼之已。便與天地萬物爲一。豈有二耶。吾儒與佛氏名目多不同。如儒者說性。只在人物上。未有人物只

只爲不識敬字

說天。未有天地。只說太極。其實一也。知性則知天。人生而靜。以上未嘗不可說。用力敏疾。則念清。人生而靜。以後未嘗不可復。學問之道。無他。復其性而已矣。弟觀千古聖賢心法。只一敬字。捷徑無弊。何謂敬。絕無之盡也。有毫釐絲忽在。便不是。有敬字在。亦不是。易曰。直其正也。直心正念而已。直心卽正念。正念卽直心。卓卓巍巍。惺惺了了。至於熟焉。習心化而無事矣。弟之于此。如適千里者。未出戶庭。然曝溫芹美思。以爲獻不自覺。其老生常談。

之可厭也。連日病齒，答多未盡。乞兄再窮究之。

與安我素一

真學問不可避方人之嫌。一口中月旦一心中辨察。

天地間需才爲急。知人甚難。君子經世原與斯人爲徒。望兄所在精察人品。爲要方人爲聖人所不暇。而不知人。聖人所深患。二者相去遠矣。足下清曹杜門春日更遲。何以爲功。須以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也。天理無窮。人欲亦無窮。於此日損。則於彼日益。鷄鳴而起。向晦宴息。中間何事。事事最是喫緊着力處也。所謂人欲亦豈獨聲色勢利。只服食器用。纔有牽戀處。便是欲。須打掃得潔潔淨淨。方見無事之樂耳。弟正有志而未逮。敢爲同志告之。

答安我素二

兄此行討一入頭。是暮年大享用也。此事只在篤志。真信聖人。朝聞夕可。不聞不可也。一念竦然。卽此竦然之刻。便是放心收回之刻。當下認取。自後放卽收回。以直養之而已。無他事也。所謂放卽收回者。纔覺放。便已回。更別無收。所謂以直養之者。

何嘗不說  
無爲其說  
無爲却如  
此

不入纖微事也。覺其放者，乾知也。乾知大始，如閃  
電無踪。直養者，坤能也。坤作成物，如住宅可守。弟  
有靜坐說是守之之法，書以請正，萬不可做有作  
有爲功夫。一涉有爲，卽是假法，決不見道。蓋此事  
本體原是无極，故功夫不得有爲。合功夫之謂本  
體，合本體之謂功夫。二之則不是矣。辱兄清問，以  
弟所知者，備採擇可也。

答錢啓新一

承教聖賢之言語語是的，吾丈見其的矣。若識得

朱子東風面源頭水，則章句亦便是。朱子只爭這  
些子，故百年來無端生出許多說話來。再觀丈與  
涇凡辨論，涇凡所謂心便有兩大，是險語。先後天  
之說亦因時說，生似不必然。夫人之心卽天也，聖  
人不過卽先後以明其合一。丈此語最是至心性  
之辨實是難言，在人自默識之。丈所舉整菴先生  
之言曰：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  
一層。除形體渾是天也。又曰：人心之體卽天之體。  
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耳。又曰：靜中有

物者程伯子所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是也。又曰心性至為難明謂之兩物又非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却心即無性除却性即無心惟就一物中分割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知性數語已顛撲不破吾丈謂心之理便是性六字亦顛撲不破矣尋常見世儒以在物為理為程子錯認理在物上以窮至事物之理為朱子錯在物上求理頗為絕倒此不獨不識理亦不識物名為合心理而一之實則岐心理而二之此程子所以吃緊為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自不作如此見解也老丈之意惟恐學者開剖割裂岐心性為二竭力指點曰虛靈知覺者即精微純一之備具也誠然誠然然要在人之用功何如若存養此心純熟至精微純一之地則即心即性不必言合如其未也則如朱子曰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不嫌於分割也何如

與錢啓新二

覲華歸訊知道況殊勝先生所為退亾喪進存得

也道理實是如此非千休無一得矣易象經先生說明一字一句既知來歷今只味其言外之味受用無盡先生居其勞某輩居其逸何德如之年來此身在易中如魚在水此易在身中如春在木看得世間吉凶悔吝頗覺了了而世人懵懵愛莫能助如何如何

與揭陽諸生

別來加工何如靜坐收攝浮蕩精神舉動守聖賢法戒貨色二字落腳便成禽獸貧儒少年從此清

元生將名  
子畧放寬  
以誘後學

楚方有根基可望舉動不苟則虛明中無悔尤之擾靜處益得力靜處收攝寧定則事至物來方能審擇是非不迷所向兩者合一交資而尤以靜定為本每日如此用工不患人品不成意念高遠襟懷洒落加以讀書精專不必求工文字自無不工之理所業既工科第自在其中又何必營營於得失自累其虛明使彼此兩失哉此鄙人近來灼見決不悞諸兄千萬加察三千里外遙思徃日相與之雅愛莫能助惟此言可贈耳

與管東溟

管翁最輕躬行差到極處且未問其議論之誤也

箴之甚切

請教亦寓箴規

蒙先生印許謂攀龍于本體上頗為得手得手則豈敢云畧知下手而已蓋此件事下手最難緣下手處多是錯也昔賢云未曾識得涵養个甚未曾識得則纔着意便落安排任其自然便成昏昧也自昔聖賢兢兢業業不敢縱口說一句大膽話今却不然天下人不敢說底話俱是學問中人說以心性之虛見為名教罪人者多矣打破一桶又做一桶未學未臻斯境想像應然使心意勉勉循循

俟其自化耶却別有工夫耶望先生教之

與管東溟二

竊窺先生大旨要在統一三教所以統一三教為欲度盡衆生此是先生願力其他種種法門皆緣此起用蓋先生實見得毘盧性海本共一家而三教聖人原無二性分吾儒分二氏總是妄生分別反使大道自限藩籬故拈出羣龍無首破道統之說使素王不得獨擅其尊拈出敦化川流示遮那全體見儒教不過三流之一創遡太極於無極之

旨欲學者從此悟虛空法界之體不然終落儀象五行立聖體仁體二宗見宣聖元公而下儒者不過究竟仁體猶未窺見頭顱先生牘中大義數十此其最著也蓋先生於佛氏之學可謂精詣其體而大弘其用者矣然於聖人之道終有不合攀龍自奉教以來虛叅實體久矣決不敢以口耳之間求異于長者但微細體勘儒釋源頭相似而實非佛氏渾淪空體真彷彿太極而實非聖人之太極得無所得真彷彿中庸而實非聖人之中庸此處

最難下語最未易信除是盡置佛學反求諸六經切証諸日用另開眼界另作思維自然見之見則不獨路徑夔殊直是源流各別說者曰儒釋體同而用異是大不然道本無體體本無朕只就用處見之繇其用處如是所以知其本體如是試看儒佛用處何如便可默識其體故三教之異非其川流之別實是敦化之殊非二本也此一理耳聖人體之凡民由之異端背之然既曰一理何以有此異端亦是此理中合有此端蓋天地間對待之理

勿視為粗  
地語實訣  
大頭顱

有陽便有陰、有晝便有夜、有明便有暗、有中國便有四夷、有吾儒便有二氏、佛氏之教、陰教也、觀其生於西方、宗於夷狄、所言皆鬼神之事、槩可見矣、自古陽分中極治之世、何嘗有佛氏來、陽極盛則陰生、三代之時、世界已屬陰分、至孔子之時、吾道大明、其盛已極、而佛老遂竝生於其間、迨後世運益下、聖道益衰、夷狄亂華、佛老司教、各以其類也、然陽全陰半、故聖大之道、通于幽明、而二氏之學、不可以治世、又其定分矣、其在今日、將奈何、曰、使

之各得其所而已、儒宗孔、釋宗佛、道宗老、斯不害不悖之義、先生所謂祖述仲尼、憲章聖祖之實也、何則、儒者自應誦法孔子、孔子道無虧欠、本不須二氏幫補、聖祖所以不廢二氏、不過以其陰翊王度、使其徒各守其教、亦未嘗合之使一也、故儒者闢之、扶陽抑陰之人事也、其次分之、觀于陰陽消長之天運也、而先生乃以統合三教為今日經綸天下之大經、豈其然乎、抑嘗熟玩先生之書、而思得其故矣、人之于道、猶足之於路、只分

從未究心  
六經

岐處一步左右以後便各成路徑。原夫先生從明  
哲悟入以趨大覺之體。迨後讀華嚴見性。益契無  
倚之智。至於儒者六籍。皆先生悟後印證。故究竟  
只成佛門見解。觀先生以神武不殺飛龍大人至  
聖至誠過此以徃未之或知之類。隱隱皆推重如  
來而所謂乾元所謂太極所謂敦化隱隱皆指毘  
盧性海。蓋所見無非是物也。至于尊崇儒矩排斥  
狂禪亦不過謂世法宜然而窺先生之意實以一  
切聖賢皆是逆流菩薩本無三教惟是一乘耳。故  
攀龍謂先生之學全體大用總歸佛門而後之信  
先生者必以牟尼之旨疑先生者必以仲尼之道  
龍謬承先生之教使推敲其說以決千古疑信此  
是先生體道虛懷龍何人敢與于此伏而思之先  
生既以赤心俯詢龍何敢不直心仰答如前縷縷  
蓋是千古同然之疑幸當先生之世一明決之學  
者幸甚

上儕鶴趙師一

渭南居鄉不識賢令尹。居官不識賢鄉紳。復何言

知人原是  
第一事

其他事龍今年自東林會期外卽入山閉關以學  
問宜靜以衰年宜靜以時局宜靜此時山中人不  
一味靜嘿非學矣老師以爲何如

上趙師二

忘懷退疾  
益信戰勝  
而肥

龍去年得胃膈之疾殆矣急勇猛擺脫一切世事  
盡情棄捨終日怡怡觀大化流行久之身心內外  
瑩然朗徹病亦自愈自喜因病得藥又因藥得病  
不免習成懶惰令侄丈在此年餘于老師亦無一  
字報聞秋來方始整頓伏念老師當此秋爽不知  
于何處行樂以何事爲樂世局如此總無開口處  
總無着心處落得做箇閑人自家性命自家受用  
而已見老師種種製作于海內知交如齧十指十  
指應心負老師一點痛心者非人哉龍滋懼矣

上趙師三

老師位冢宰正百官天下賢俊鼓舞相慶天之畱  
碩果使陽剛來復也國祚靈長於是乎徵况老  
師之命甫下皇子之生接見陽德一亨福慶交  
集龍不意晚景見此盛事日爲笑樂而已方今天

下之害在天曹不清天曹不清在司官得頂賂而引用匪人衣鉢相禪除得此弊而精選天下正人君子以寔四司是第一義又精選巡撫以安民生精選學道以端士習其于治理思過半矣

### 答趙師四

世情難調自古而然調世情者非在世情中煅煉極熟不能以老師天際真人俯視世情如蚊蠅而能爲蚊蠅相調乎然譬之入海者既在同舟不得不調其捩舵開頭持篙擊楫之人在彼則世情在

以援世不以媚世

老師非世情也渡苦海者法當如是無可奈何矣

### 候趙師五

奉老師之命不敢言時事亦不忍言也惟是老師之事每念及卽不能眠食所誣坐者不知將何究竟老師何以應之當此患難非平生學力抵當不過老師得力者專望詳示龍屏居湖干不見一客洗心待盡而已但見本性本無常變變動他不得一切變幻皆銷歸於此此則可對老師言者謹遣一豎一以候老師之安一欲印證行持二欲知貴

地當事所以措置斯事者真郡公爲御泠門人御  
泠爲老師至切良不易得龍嘗謂惟天下大人物  
受得大磨折蓋天欲立千古榜樣老師暮年一出  
擔此大擔子定數也豈可逃乎惟祈老師善自保  
衛俟天之定

### 答錢御泠

翁臺正氣天高淡心地厚真世道所藉履載敝師  
趙儕翁先生久不聞問近日始馳一豎候之乃翁  
臺嘿默救援真懇如是始九廟之神借靈於

四字今古  
妙用

仁人非偶然之故也捧緘感而欲泣異夢兆自翁  
臺必有奇應辱賜謹拜茶笋以享明德

### 答葉臺山

攀龍迂鄙無似少讀孔孟之書程朱之訓退而體  
之日用彝倫之間恨稟賦庸下愈鞭策愈蹇躓不  
前故覺聖賢之言愈淺近愈精淡蓋一字一句有  
終身用之不盡者乃欲舍是而更求異端之說直  
當面蹉過矣故嘗妄意以爲今日之學寧守先儒  
之說拘拘爲尋行數墨而不敢談玄說妙自陷于

不知之妄作寧稟前哲之矩矱。矜矜為鄉黨自好而不敢談圓說通。自陷于無忌憚之中庸。積之之久。倘習心變革。德性堅凝。自當恍然知大道之果不離日用常行。而步步蹈實地。與對塔說相輪者遠矣。鄙見如此。所謂學究頭巾語也。門下關邪衛正之意真矣。至矣。而所取如龍者。則非其人。然願以此折節下士之誠。廣求海內。必有以副門下之意者。使此意引而伸之。浸昌浸明。來復有日矣。

答朱平涵

年丈以地方役事。冒羣譏衆訕。毅然為小民造命。此大丈夫所為。即此一事。他日立朝之槩。可見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在天地間。洞三光。敝萬物。而常存其不然者。以百年易盡之身。而役役于過眼。即無之事。其亦大愚也哉。弟丘壑中腐物也。有虛見而無實用。舍年丈其誰與歸。尊東有云。弟與王年兄論動極靜極之

其一實字  
不實便非  
學問非人  
品

說已忘之矣。然吾輩學問以眇爾六尺爲太極。作個骨子。則陰陽動靜又不足言也。何日得一抵掌臨書。慨然。

與蕭自麓一

先生年高德邵。愛莫能助。惟是大化流行。未嘗止息。君子之學。上達天德。非法天行。何繇焉。聖王之德至矣。而几杖戶牖之銘。工瞽史巫之警。如是兢兢者。以宴安之可畏也。則孺子可爲長者。誦斯言矣。朱子已畢覽。否攀龍敢斷。謂士不志於聖人。則已。苟欲求聖人之道。必從此入。則無差。夫聖人之道。閑邪存誠一語。本體工夫兼至。而夾持之功。則莫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兩言之簡。而盡敬。則是敬。義須索精。故在格物致知。敬義立而德不孤。夫然後精明的確。而無似是而非之敝。不然。知敬而不知集義。則偏陋固滯。或有敬非其敬者矣。程門之學。其大端不出乎此。特其旨雖顯。其言甚微。至朱子而始發明。詳盡學者便得下手耳。統惟乘時努力。勿隨俗悠悠爲望。

先生尚說  
欲根世情  
人可不自  
搜剔

與蕭自麓二

某近來爲學，雖知所歸宿，第欲根隱伏世情，隨觸而動，收攝來，卽有貼定時節，而氣未澄凝，終非天性本來面目，默默點檢，千病萬病，只是志不端。一想亦別無巧法，專一陶洗收攝，將去而已。園池清幽，借樓聽教，客館閉身學力，必倍昨，乃匆匆思歸，旣歸而始悔之。孤興時飄飄而動，終無奈老親在堂，洒落不得也。妻叔王謙齋名大益者，司理於漳，先生有意惠教，或可覓便寄書三千里，得先生一語喚醒，醉夢中人，當必有躍然而起者矣。陸古樵兄歸所詣，必深異日肩任斯道，廣先生之教者，其在斯人乎。清侍未期，臨書黯然而已。

與羅匡湖一

學必須悟，悟後方知痛癢耳。知痛癢後，直事事放過不得。蓋盡性知命之難也。先生過來人，以爲然否。二小刺請正，是否乞判一語。此請殊非漫然仁者，萬勿棄之。

答羅匡湖二

人自有生以來一念妄想相織相續至死不已惟仗學力深透。此念忽破則真心豁然顯現。方知前者之爲妄迷悟一關聖凡千里其要在一念之破不破耳。先生過此關久矣。然悟前妄爲主見真體固難悟後真爲主消妄想更不易。十二時中空過不得作何功課。幸詳教之。

答羅匡湖給諫三

貴鄉飢而老先生盡力如此真學問也。大學以明親止爲一物一事就中揭出本始使人知所先後而先於格物致知格物者究竟到極至處知本之所在卽明親止一齊在此其義備於淇澳一段。蓋知本確是格物而此段又確是知本。大學明言此謂知本。此謂知至此段又明言此謂知本不得紐合誠意中老先生以知本爲致知大旨已了。文義久當自會。蓋攀龍是數年憤悱得之非漫從也。如刻教不知在腸中幾盤旋矣。得一本字到手更有何事。但此字頭面易見肺腑難窮。古人下格字致字萬分鄭重。老先生洞悟心靈只體貼天理便見

天理與心靈又豈有兩物妙在體貼兩字耳。只在一部大學中懸空體不出泛濫亦體不出也。盲人

答耿庭懷

得教推求光景之說甚幸甚幸聖門所貴默識正謂須識得此體此豈以靜而有動而無耶既識得則惺惺了了自然知是必行知非必去矣若用處一差卽是本體不徹而所謂見者乃虛見也虛見之謂光景也如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爲

未見道者引而致之正令于心無所着時默識其體此見性之捷法也真見得天命之性則真見得道不可須臾離雖欲不戒懼慎獨不可得矣戒懼慎獨亦不過一靈炯然不昧知是必行知非必去而已所以然者何也此件物事不着一毛惟是知是必行知非必去斬斬截截潔潔淨淨積習久之至于動念必正方是此件不然只是見得他光景不爲我有試體行不慊心之時還是此件否耶某平日體驗如此不知是否望老父母更正之

是必行則胸中無事非不去卽介介雷許多不安處矣何繇復得人生而靜以上

與陳思崗

兄近來學力何如性體豁露否正念現前否二義實相須性體不透決不得正念現前正念不純所謂性體只是虛見耳兄試體之以爲何如

復錢漸菴一

東林會中傳先生發改過修慝之義尤爲同學日用精切工夫自茲以往日事斯語而已往者見禪林古德有言末後世明道者多行道者少惕然有省竊以爲于今之時不患本體不明惟患工夫不密不患理一處不合惟患分殊處有差必做處十分酸澁得處方能十分通透天下事大抵皆然得之易失之亦易也先生以爲何如

復錢漸菴二

席上之言貢其狂瞽亦蒙採擇見老先生虛中無我之至矣知危者便是道心此提最醒得此槩柄至於精一執中無難矣何莫非虛靈中間層級萬有不同卽如一小事至前所以酬應區畫之者孰非虛靈然要商確到極停當處便有許多推敲要

辨心性真  
明於此

果行到極。慊心處便見許多搖撼于此。見道心之微而精。一允執之要也。人心一片太虛。是廣運處。此體一顯即顯。無漸次可待。徹此則為明心一點。至善是真宰處。此體愈窮愈微。有層級可言。徹此方為知性。或曰。至善是現成天則。有何層級。攀龍曰。所謂層級。就人見處言。身到此處。見到此處。進一層。又一層。見到天然停停當當處。方是天則。此即窮理之謂也。或曰。虛到極處。便見至善。豈虛是虛。善是善。攀龍曰。只看人入處。何如從窮理入者。即虛是理。虛靈知覺便是仁義禮智。不從窮理入者。即氣是虛。仁義禮智只是虛靈知覺緣。心性非一非二。只在毫芒渺忽間。故也。老先生試為一參究而終教之。

與徐匡嶽大參

大學一書。某于文義尚有不決于中者。近始決之。此與李先生稍異者。以格物致知而知本。以知本為物格。知至耳。至于主意則在知止。工夫則在知本。一也。吾人日用。何曾頃刻離着格物。開眼便是。

開口便是動念。便是善格物者。時時知本善。知本者。時時格物。格透一分。則本地透一分。止地透一分。耳。老先生試體之。

答曹真子論辛復元書

名全河汾人

復元公聖質也。見在已。是吳康齋先生等輩矣。說者謂康齋不及白沙。透悟蓋白沙於性地上窮研極究。以臻一旦豁然。康齋只是行誼潔修。心境靜樂。如享現成家當者。快樂受用而已。然其日漸月磨。私欲淨盡。原與豁然者一般。卽敬軒先生亦不

見作此樣工夫。至其易箒之詩。謂此心惟覺性。天通原。是此樣境界。不可謂其不悟。復元公再肯進此一步。大儒矣。但恐其質妙。行敦。身心已定。疊得去。日用已洒落。得去不信。有此一步。只有一試法。須自知之。有妄想否。有倚靠否。若有妄想。卽樂亦須假物。如讀書亦假借也。若有倚靠。卽敬亦是倚靠。如以敬直內。便不是直也。弟得其樂天集。如飲沆瀣。不忍釋手。故不能奉壁。更望翁臺再見。賜其養心錄千萬千萬。

與劉雲嶠一

千古西江爲道德忠節之區今海內所傾心注目者台丈與南臯先生而已儒者經世之學不格物不止善毫釐千里所關於天德王道非小望台丈於憂中更進百尺竿頭一步也弟晏居溪念以爲當今世道交喪無計挽回惟是諸君子深明此事則或出或處總是撐拄乾坤自餘非綱要所在也台丈以爲何如

與劉雲嶠二

今之學者每好言悟夫悟誠足重矣非悟則無默識非默識則何以學何以教何以不厭不倦然悟者虛靈之偶徹本體之暫現也習心難忘本真易昧故非真修不足以實真悟若使天下萬世之念不切好善惡惡之意不誠徒執一見自作過活假饒身心安頓得下恐非千聖血脈也知年丈辨之審矣弟懼謬誤正在臨岐不審年丈何以教之

復朱密所

嘗讀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未嘗不廢

虛見地自  
了漢須自  
窮究

書三嘆夫曰能言而已何遂為聖人之徒蓋誠有  
 大不忍于心如新亭之涕視神州陸沉汲汲望天  
 下勤王之師也茲者天幸海內聲氣稍動吾輩既  
 得路徑不差須從身心上實履出來乃為能言乃  
 可距楊墨弟雖不敏請從老公祖之後鞭策其駑  
 駘疲足以不負斯語

與何天玉一

諸賢得釋海宇同歡況足下之于僕耶聞報之日  
 亟呼酒稱慶一時侍兒亦有奇喜可見心之同然  
 今足下已置身雲霄之上足以羽儀天下所被服  
 者明霞所餐者沆瀣乃纖塵不到之境若如光音  
 仙人貪食地肥便身重不能上天矣慎哉自愛僕  
 恃道義之愛敢發此狂言然人心甚危雖豪傑之  
 士常不能自制須得義理栽培讀書賢于他好知  
 足下有味斯言也

與何天玉二

昨與門下無語不契合也區區鄙意則以門下既  
 開此眼更無別事足赴之而已離之初九惟敬錯

切切只勉  
 人躬行

然之履一片大光明日就月將在此所以為踐形  
盡性也困知錄已卒業否以為何如

答吳安節年伯一

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  
要靜中培擁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  
妄想益驗念菴先生無見成良知之說也

答吳安老二

人生處順境好過却險處逆境難過却穩世味一  
些靠不着方見道味親切道味有些靠不着只是

此點醒近  
淺然最親  
切先生每  
稿出自

世味插和兩者推敲儘有進步若順境中一切混  
過矣當此世局正是玉成不可不知也老年伯玩  
易了心是無上勝事滿日生機充塞無間人于其  
中藐然有身但胸次不着一物時內外融徹純是  
易也即易是心無心可了鄙見如斯老年伯以為  
如何

答吳安老三

官至九列當邪正水火之時而屹然持正不失天  
下之望非老年伯平生學力何能得此聖人重成

名豈好名者可得而假乎總憲公完名去矣協院  
 公以巧成拙只看今日結果便知當年下種造物  
 之于人真者必顯其真假者必破其假靜中觀物  
 良有味也賢孫之變誠為不堪第看破一命字便  
 可一切放下知老年伯之朗照在羣物之表矣

與洪桂渚

邇來道況何如世局如此吾輩自檢處欲日虛日  
 密自信處欲日堅日泰也近因一二事觀天人之  
 際如呼吸相應詩云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甚矣天  
 之可畏也甚矣天之可恃以無畏也丈自可默識  
 于言意之表矣

答陳伯襄憲副

四字寫盡  
 先乎一生

侍於君子以來忽卽歲月門下敷歷中外實心實  
 事日見之行此之為德以迂福者可涯矣耶今年  
 大浸稽天民在飢溺此仁人盡力之秋門下居尊  
 職要凡念諸懷吐諸口者皆膏澤也此地此時得  
 愷悌如門下真上帝不絕民命矣弟迂疎腐人年  
 來惟是朝聞夕可一事如盲者在途悵悵乎其未

有適無足爲門下道者猥辱存念獎借逾分是門下與人爲善之至意也。惠書惠儀謹拜長者之賜。楚中歐陽宜諸精金良玉也。隨事幸一表章之。他如郭明龍周二魯皆門下友善所宜及附以聞。

龍正

謹按是時先公副楚臬以予輩累多不

攜之官故貽先生原書未及見讀先生報章德業相勸而先公拮据賑濟果已多方又歐郭諸公與先公不約而孚信乎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矣。

與吳子徃一

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作科第業不足妨兄。但見得顯晦分定毫髮非人力所爲。信得徹底。此一片田地。方潔淨。方有做工夫處。不然任是嘉種田地。蕪穢發生不起。韓昌黎曰。將斬至于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埃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夫昌黎之論工爲文章者。且當如是。況求聖人之道。

者乎

與子徯二

徯先生  
故事忠憲  
旅而感之  
以此

荻秋大足陶鑄學者兄勉之弟所見兄閒適之味  
多。研窮之力少。故經年之別。而無疑義相參。坐讀  
書不多。悠閒過日之故也。兄之文章。自是錦心繡  
口。一時絕調。毋過怯之。而苟安焉。使此事進退維  
谷。反為靈府之累也。亦在多讀書。使外來之聞見。  
與性靈之趣味相淡。出之不難矣。讀書而氣逼塞。  
不暢。此是內外相拒。不相乳入之故。勿顧而愈前。  
至于旬時。彼此相粘而融融矣。心即理。理即心理。  
散見於六經。聞見狹而心亦狹。非細事也。兄勿疑  
於此。

與子徯三

與兄別後。此件工夫無可告語。印證殊無日新之  
益。家居只隨分應酬。尤悔日積。但徵色發聲之間。  
皆為煅煉琢磨之助。亦自得力。因此愈知直方之  
工。動靜一體而成。靜中有毫髮私念。攙和便不能  
直。動中有毫髮世情粘帶。便不能方。愈直則愈方。

愈方則愈直。妙處真不容言也。兄靜坐已得身心妥貼否。有不妥貼處。皆屬安排。皆非自然。蓋此箇心體無有形體。無有邊際。無有內外。無有出入。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不容絲髮人力。但昏雜時畧綽喚醒。一醒卽是本體昭然現前。更不待認而後合。待認而合。則與道爲二。反成急迫躁擾矣。日前見兄多有無事生事處。或因用工煩惱。或遇佳境貪戀。或修業而又慮累德。或修德而又恐遺業。此等皆非主一先難之義。甚乖湛然之體。要於此處灑灑落落。始覺自在耳。至於靜中不可空持硬守。必須涵咏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聖兄試體之大抵。性命心切。天下事自無不可爲。不然則虛生虛死。

以淡相和  
言極則

灑落落。始覺自在耳。至於靜中不可空持硬守。必須涵咏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聖兄試體之大抵。性命心切。天下事自無不可爲。不然則虛生虛死。

吳子于善無所不受。故高子言無不盡。高之切正見吳之虛。

與子徃四

弟觀此道。既爾充塞形色。卽是天性。但隨身所在。一切整齊嚴肅。許大乾坤。便樞紐在此。總無餘事。

矣歸途或來訪兄

與周自淑

東省大災古今罕見吾兄貧而當此不知何以作活每恨無魚雁可通此念也關中馮少墟先生講學外世為局此中顧涇陽先生論學與世為體當時見涇陽先生為大此時覺少墟為高何者與世為體者世與為敵矣弟年來又受世敵之益一切動忍為洗心退藏之助也

答史玉池

定志之教丈甚兄其大弟即反而思之於三賢所謂毅然已任者來書云范文正以天下為已任司馬公以天下是非為已任明道先生以興起斯文為已任惘然無有也今日為計惟有責志不責其無三賢之所任責其無三賢之所學而已蓋恐一念向外不免有舍已田而芸人田代大匠斲之病也弟居平惟日取諸聖賢書循循而讀之內體諸身而合外應之事而順自不覺其篤信而深好之故自學庸語孟周程張朱諸書而外不敢泛有所讀確守師說亦不敢自立所見出而應世一

人所忽畧  
在此故難  
能在此先  
生只是認  
真便到聖  
人也只認

秉其所信亦不敢有所委曲求濟於其間不審其  
間尚有弊病否乞爲弟細察之弟極愛魏莊渠先  
生言吾輩若透却名利關人安能軒輊我縱毀我  
譽我萬方我只消不見不聞便都了却我若是真  
金儘教他做烈火倘還有些渣滓却藉他做洪鑪  
猛煎熬一過添我多少精神此與行無忌憚而不  
恤人言者相霄壤丈所謂大爲警悟一番但不可  
因之動忿心者正兩得之若於此不透正坐爲已  
之根未淡怒於毀者必喜於譽却似平日所爲好  
事不過欲人道得一箇好於自己性分都無干涉  
也玄臺兄昨相聚兩日簡淡之趣殊足以藥弟之  
所不及又言吾輩氣象須要涵養和粹始得卽人  
以非理相干但勿從之不必生疾之之意弟淡服  
其言其他見解多有不然自孔顏濂溪明道而外  
如曾孟小程張朱皆有詆議察其淡病不免落於  
禪宗吾丈會時當切劘之此兄今人所難得不欲  
其終於此而已也

與周念潛

都從百姓  
起念他人  
只見朋友

得吾丈秘書之報喜而欲狂蓋得其人則邑中之  
庇也非其人則蠹也庇與蠹相去遠矣令先公不  
爲蠹者也故天以丈報之丈慎自愛萬里之行自  
此始矣都下人事碌碌能讀書否有直諒多聞之  
友否每讀論語至論齊景夷齊處便令人意思拔  
污泥而升雲霄讀孟子陳代景春章浩浩然俯視  
寰區俗物都茫茫矣此野人芹味試爲丈獻之賢  
郎畱學中爲佳少年拘檢數歲可望成性也

與張子慎

別來兄進修何如擺一分俗趣入一分道味勢不  
兩立者也如兄聰明何事不成但恐志立兩岐耳  
今人自狹提至成人父母之教師傅之誨曾有出  
於富貴之外者乎根心生色不言而喻此念已若  
天性而真仁義反若矯揉安望有超拔沉淪能自  
覓求吾之所謂至富至貴者乎非豪傑如兄而嚆  
望曩時面語今日緘書弟之鄙誠無出此語蓋弟  
誠自體驗廣居正路人人自有不待安排只爲此  
賊竊據其中故主人翁擯逐於豺虎荆棘之叢曾

不得頃刻休息發大勇猛誓不與此賊俱生方能  
擴通道路光復吾廬舍此而談玄說妙平居儘足  
自哄恐當境分毫用不着耳弟於此正在交戰之  
時未知何日奏凱雖然吾之所謂至富至貴者一  
日到手外賊要不難除內修外攘正爾交資莫兩  
相靠不審兄近日持行何如風便幸一示知之爲  
望

與吳懷野一

弟年來認得學問要約處止一性字耳此處真假  
干涉非細若不將有生以後添出者盡情放舍不  
見其面目也何日與年丈相對默然一印斯理

答吳懷野二

弟學同人之學無同人之精力故欲自遂其幽人  
之分量而以一歸爲快畢竟東林掌記乃弟實銜  
五湖釣叟乃是兼官他不稱職此實語不敢妄也  
弟歸見敝邑東林諸兄蒸蒸上進以弟衰老如着  
緊鞭吾輩老矣幸見未發性地然欲從戒懼造于  
篤恭必有須臾不離道之工夫以復須臾不可離

高子遺書 卷之八 王九  
之道體雖欲罷而不能也。理學家錄置坐右如日侍教戒感謝。

荅蕭康侯

不謂康侯罹此大感喪禮久廢能勉而行之。卽性體也。心境易開。性分難盡。此悟修之說。非心性之辨。言不真修非真悟也。躬行君子聖人所爲未得者。要形色純是天性聲爲律身爲度。做到聖人亦無盡處。所以爲未得實不可得也。故不悟之修止是粧飾不修之悟止是見解。二者皆聖人所謂文而已。豈躬行之謂哉。問津書院成門下當以身肩之。千古之業只在眼前不於他覓也。

復陳敬伯

人生不向道理上去。總是虛生。道理不向身心上去。總是虛語。早下手一日省氣力。一日惟丈念之。

荅周二魯

先生云學涉玄虛。士迷利祿。二語括盡世弊。天下無真事功者。繇無真學術。學術果真。步步踏着實地。朝市山林皆有事在。不必得位也。

淺學問都在虛處。何其過高。受病痛都在實處。何其過陋。

年同犯之病。千年未發之藥。

悟之悟。千

高子遺書 卷之八 六十一  
三六  
荅瞿洞觀一

前尊丈爲我慮水銀詐死良是弟則謂原是眞金、  
但一向埋沒耳弟自甲午年赴謫所從萬山中磐  
石上露出本來面目修持十五年祇覺一毛尚在  
去年一化方知水窮山盡處耳雖然聖解一破立  
盡凡情萬疊難銷古德牧之爲牛弟則奉之爲君  
夫何爲哉恭巳正南面而已

寄瞿洞觀二

斯土士風民俗何如廣土衆民君子所欲老丈得

觀世音復  
生當爲心  
折

之其與世俗吏傳舍一官者必有如燕駕越轂不  
可同年而語所以苦心畢力其間不言可知廊廟  
山林俱各有事在山林者一念不空卽非眞體有  
民社者一念不實亦非眞空老丈從事心學已久  
知於此裕如弟正孳孳焉未有得手處也便中祈  
一示持行真諦

與顧新蒲

人有言曰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  
法滴容是與人第一法灑落是養心第一法信然

高子遺書 卷之六 六十一 三十一  
矣、然、何、以、能、安、詳、謙、退、涵、容、灑、落、耶、襲、其、事、則、不、  
可、久、求、其、真、則、不、可、得、遵、何、道、而、可、曰、心、存、則、是、  
心、不、存、則、非、知、性、則、是、不、知、性、則、非、何、謂、心、存、則、  
是、心、欲、如、是、則、如、是、矣、何、謂、知、性、則、是、知、性、之、本、  
如、是、則、心、欲、如、是、矣、不、安、詳、者、躁、也、不、謙、退、者、傲、  
也、不、涵、容、者、隘、也、不、灑、落、者、滯、也、躁、與、傲、隘、與、滯、  
吾、性、所、本、無、也、復、於、性、則、四、惡、屏、四、美、具、矣、存、心、  
之、謂、居、敬、知、性、之、謂、窮、理、此、二、門、者、萬、善、所、自、出、  
寧、獨、四、者、故、學、貴、務、本、

與丁子行

見新詩知況味遠矣弟近來無他進益惟見得人  
生只有一個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精察天  
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久之純熟此個念頭  
卽是天理孔聖七十方到此地位吾輩何敢說大  
話也

答劉直洲

弟衰經中百里之內得顧涇陽伯仲與玄臺輩磨  
勘商確退而閒居左右圖書歲月殊不惡適奉手

札知足下禪根獨深欲與弟共此美足下念弟深矣弟獨謂此道其徒自能爲之非吾曹之所爲也非獨不可抑亦不能何者釋氏之道始於止妙於空其空之妙卽空字更不容着故至於滅而倫理棄而事物絕而思慮其初雖鬚髮之微覺爲煩惱亦削去之吾曹今日能乎習其道者兀坐一室亦自有餘一交事物種種憎惡至於顛倒錯亂無可奈何則強曰不必安排頭頭是道不知拂於人情乖於物理者多矣吾曹爲孔子之徒自宜從孔子

劉敬以禪  
引先生先  
生姑令舍  
儒妙于拒  
妙于引

之教足下誠取四書沉潛體驗篤實力行無先立已見強聖賢從吾每一溫尋濯去舊見以求新知久之自當知釋氏萬般指引吾儒開口便見釋氏徹底精微亦儒家所不屑道者耳丈又云近於二程書更覺心適此文入門之漸而吾道得人之幸也第先入之言主張於內爲力亦難倘於高明未合願姑舍之萬勿援釋合儒爲孔門大罪業今之陽尊儒而陰從釋借儒名以文釋行者自陽明以後更大熾足下才高力強尤大可慮與其似是亂

真則不若淨守禪宗。借此路亦可淡灑世味耳。弟  
無所知識。守先儒之說。勉循下學。但立志不敢不  
端。語曰：行百聖者半九十。足下姑取其志。考之于  
異日可也。不盡欲言。諸惟願足下臨事平情。毋輕  
喜怒。得情勿喜。之道常存之。方寸此爲弟負暄之  
獻。

與羅止菴

自得教誨以來。工夫雖多。作輟每輟。每續亦漸得  
力。止修合一。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邇年來

杜門益肆力於周程張朱四先生之全書。洋洋乎  
優優乎。窮子一日而獲其寶珠矣。嗟乎。今世之士  
其無志於學者。無論也。幸而志於學。則皆樂趣捷  
徑。率逃之於在彼。在此之間。令人不可方物。李先  
生獨揭止修之旨。於是而自頂至踵。皆爲實地頭。  
無動無靜。皆爲實工夫。其意微矣。其功大矣。善學  
者得之。則凡聖賢之言。皆見下落。如五味之相濟。  
而不相爲病。不善學者。舉一廢百。亦有不覺其相  
爲牴牾者。何也。聖人之言。寬而不迫。雖至於千變

夫子自道也。愚嘗謂見羅南泉之學。惟先生乃能用之。

萬化而道則一也。李先生提綱挈領之教，說近于執，然而執則迫矣。故弟以為既得其大本，則宜益涵泳聖賢之言，而寬以居之。斯為不失李先生之意也。惟丈精察而更教之。

與王具茨

丈夫生世，即甚壽考，不過百年。百年中除老穉之日，見於世者，不過三十年。此三十年，可使其人重於泰華，可使其人輕於鴻毛。是以君子慎之，僕老矣。此三十年，從蠹魚中忽忽而過，遂於世為不足。

任是龍統人也，投動了。

旋而風

有無之人，努力春華，敢望之大君子案牘之暇，近思錄不可不讀。謹致一冊，聖度兄居恒道大雅，津津然春陽醉人，知仁者施政惠民，正如斯矣。

答張鷄山

龍每謂姚江之學興而濂洛之脈絕，忽得大教，且驚且喜，不謂濂洛當再復。中天畧玩，致曲言已窺見先生一斑，確然聖脈無疑。望先生以身顯道，使天下信其人而信其道，信其道而信濂洛諸君子之道也。有宋大儒誠明之性明道先生是矣。明誠

身道二字  
代言行微  
甚

之教晦菴先生備焉舊刻呈覽諸有拙見邇來正  
欲錄出當以明年寄正

荅呂釗潭大行

辱教舟行晏坐此最勝之事難遘之緣惟夙根道  
器能覲面不失耳靜坐只以見性爲主人性萬物  
皆備原不落空人性本無一物不容執着性卽天  
也。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可以爲無乎。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可以爲有乎。天卽心也。當其感皆天之用  
也。當其寂卽天之體也。必體立用行。故於靜時嘿

識其體。觀未發氣象。卽默識其體也。觀者卽未發  
者。也不動於意。故不可以有意言。不可以無意言。  
總只是一片靈明。久着于物。故不靈不明。一念反  
觀。便靈便明耳。卽此是性。卽此是天。更無二物以  
此觀彼也。自來研證所見之涓埃。仰正於高淡者  
如此。惟不恡徃復惠教。

荅王儀寰二守

三教各自爲宗。故起因結果。絕不相同。人但知性  
之不異。不知學之不同。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學習不同一者，不得不三。非性之有三，習使然也。至於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為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為宗，不以知為宗也。故致知在格物。一語而儒禪判矣。茫茫宇宙，辨此者實鮮。老公祖精研於此，豈非天之未喪斯文與？

荅湯海若

龍為舉子業時，則知海內有湯海若先生者，讀其文，想其為磊落奇男子也。從入仕版，以未得一見

顏色為恨，乃辱手書之。及開緘，誦之喜心欲舞。及觀賜稿，貴生明復諸說，又驚往者徒以文匠視門下，而不知其遠於理。如是龍嘗讀聖賢書，見孔子言仁，便說復禮。孟子言浩然之氣，便說集義。夫仁者與萬物為一體，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可謂大矣。而拈出一禮義字，便分毫走作，不得其嚴。如此今時之學，非無見其大者，只緣這些子走却，便爾落草門下。諸篇迥別時說，何勝為吾道之幸。聊發所見，大端以望金玉之音。

以放蕩為  
廣大者讀  
此作何愧  
海

高子遺書 卷之六 六十七  
答吳巖所司封

弟抵家至郡中之日卽翁臺榮發之日也後先半日遂失一晤令先公屈於一時伸於千古矣此是宇宙定理弟嘗謂以暫則正必不勝邪以久則邪必不勝正正不勝邪者陰陽盛衰之勢邪不勝正者陰陽尊卑之分君子所以必屈於當世必伸於後世者以此世界甚長知者不於百年作小過活也抵掌當於秋爽微物寄意

答區羅陽太常

伏讀老年文明德疏字字莫逆弟去年有勤學疏不過因大疏而望  
聖王以警悟之機保任之

法耳謂其君不能不敬莫大焉故寧冒迂濶之譏不敢蹈不敬之罪形色天性卽形卽性卽性卽形此之謂躬行君子此之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此之謂根心生色聖學所以與佛學異者只一性字性者理也理者矩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方是躬行方是踐形拙說蒙年丈印可何幸何幸講之于口體之于身二語奉以畢世不然只是講不是學也

高子遺書 卷之八 弟已歸恐弟南而年丈北又未得于一水時通問也

答吳進士

古人奉天命以周旋不敢棄而棄之者如士人得一第天卽以君民命之矣仕宦而不予兩者起念非天所命也弟觀世間弊敗皆緣此念不真弟非能真者不敢不以望天下俊傑如仁丈也

答友人書

向者老生常談耳然向世人語便以老生常談一

噓棄之固知非門下之敏不能味無味之語也得教喜躍無似然尚在見解上盤旋若便從此下手一切放下一切淡去淡到極處方是此平常真體此體雖極平常却極奇特彼自能孝能弟能忠能恕一毫不須人力攙和雖聖人所不盡却人人所共能門下試默識默識兩字是隨時隨地隨事真工夫也

答吳百昌中翰

至都下適海內同志一時盍簪可謂此生遭逢之

幸而鄒南翁馮少老又以聖學相叅相印二老卒以學去不肖亦將繼之學之不容于世如此然既謂之學不必其容也以容為學豈復有學哉想台丈學殖日積道況日佳蓋格致者皆推究其極之謂推究到極處即太極無極所謂至善也此是一塵不到萬理明淨之境況味何如哉學之所以為樂者以此慕崇文如飢渴想黃山在夢寐未知此生還有此緣否言之神往

峇田雙南

聖賢息息只是學。聖賢之學息息只是仁。所謂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也。極平常極奇特若煨煉精純渾是此件即通乎晝夜更無生死豈不大哉弟有志於此而茫乎未之有及也。台臺取其一二推測之言自是與善曠懷使弟益勉勉於斯者皆台臺與善功用矣

致周懷魯中丞

三吳不幸橫罹水害是乃氣數適窮然大幸台臺當路此真天心仁愛夫以萬萬生民寄與台臺一

身天之所以待吳民者可謂至仁以台臺一身活  
 萬萬生民天之所以待台臺者可謂至重邇者伏  
 見大疏及一應文移真是仰酬蒼蒼之意俯慰林  
 林之望卽某等亦不覺感激涕零況忍死待拯之  
 民哉竊惟日今民間雖未甚闕食危急已在冬間  
 宜先知應賑人戶之數然後可預處米穀預立給  
 散之法攀龍稽考古昔咨諏老成謹列三款仰備  
 採擇然此事所係全在得人卽如審戶給散二事  
 欲正官爲之勢必不能當精擇佐貳須台臺特委

清三款未  
 見

許以特薦免其一應迎送及本衙職事使專意爲  
 此另給食錢寬以日月禁其煩擾地方諭令訪求  
 各鄉公正有德之士不拘紳衿耆老相與商求務  
 使澤無遺人人無冒澤如不盡力且以賄聞卽時  
 鎖拏問罪如此庶幾事事得實但佐貳官堪委者  
 極難其人又須訪問各處公正紳士人耳又惟  
 台臺爲民請蠲請賑至矣極矣然又有事外之念  
 焉今杜監部實司農耳目不可不使之與台臺同  
 心密有揭報劉稅監實內庭耳目不可不使之自

爲地方造  
 事全在豫  
 知賢士大  
 夫

何等籌畫  
 作用

爲稅計預報災傷此亦一助也伏乞採擇

上終

